對問荅

柳州集

苐五

唐柳先生集卷之十四

對

設漁者對智伯韓曰按史記世家及通鑑所載智伯貪而無饜卒抵于敗公之設爲漁者對其切情一時事情也至矣

智氏既滅范中行孫曰智襄子名瑤文子躒之孫也周貞定王十一年帥韓趙魏而伐范中行氏滅之共分其地以爲邑范謂范昭子吉射中行謂中行文子荀寅范氏中行氏晉之一卿族志益大合韓魏圍趙水晉陽孫曰貞定王十六年智伯約魏桓子韓康子圍趙襄子於晉陽決晉水灌之水一作于智伯瑤乘舟以臨趙且又往來觀水之所自務速取焉

漁者有一人坐漁智伯怪之問焉曰若漁幾何若汝也漁一本作魚曰臣始漁於河中漁於海今主大茲水臣是以來曰若之漁何如曰臣幼而好漁始臣之漁於河有鯋鱮鱣鰋者集註詩魚麗于罶鱨鯋釋魚云鯊鮀也郭璞曰今吹沙也詩其魚魴鱮鱮似魴而鱗弱魴鱮魚之易制者鱣鯉也江東呼為黃魚鰋鮎也門者皆小魚○鯋音沙鱮音敘鱣音邅鰋音偃不能自食以好臣之餌日收者百焉臣以為小去而之龍門之下韓曰龍門山在同絳二州之間伺大鮪焉韓曰鮪大魚也形似鱣而青黑大者七八尺周禮春獻王鮪夫鮪之來也從魴鯉數萬從一作其章曰魴赤尾詩魴魚赬尾是也○魴音房垂涎流沫後者得食焉然其飢也

亦返吞其後愈肆其力逆流而上驀爲螭龍螭龍
之無角者孫曰辛氏三秦記曰河津一名龍門
水險不通魚鱉之屬莫能上江海大魚薄集龍
門下數千不得上上則爲龍也及夫抵大石亂飛濤折鰭禿翼
童曰鰭魚脊上骨音耆者顛倒頓蹐音匐順流而下宛委冒懵
懵心迷也牟孔切環坻激而不能出童曰坻水中高地一曰小渚也激水
甫也○坻音墀激音敘嚮之從魚之大者幸而啄食之臣
亦徒手得爲獨以爲小聞古之漁有任公子者
其得益大孫曰莊子任公子爲大鉤巨緇五十犗以爲餌蹲乎會稽投竿東海旦旦
而釣已而大魚食之牽巨鉤錎沒而下驚揚而奮鬐白波若山海水震動聲侔鬼神憚赫千里
任公子得若魚離而腊之自制河以東蒼梧以北無不厭若魚者○任平聲於是去

而之海上北浮於碣石韓曰碣石山名在平州盧龍縣碣然而立近海旁故名求大鯨焉童曰鯨海大魚也說文當以五月生子於岸八月導而還海故浪成雷噴沫成雨水族畏之臣之具未及施見大鯨驅羣鮫鮫海魚也音交逐肥魚於渤澥之尾渤澥海之別也孫曰揚子雲曰江湖之崖渤澥之尾震動大海簸棹巨島童曰水中有山曰島一噬而食若舟者數十童曰說文噬啗也勇而未已貪而不能止北蹷於碣石槁焉饗之以為食者交相與食之臣亦徒手得焉猶以為小聞古之漁有太公者其得蓋大鈞而得文王韓曰史記太公望呂尚上以漁釣干周西伯西伯出獵遇太公於渭之陽與語大說載與俱歸立為師於是舍而來智

伯曰今若遇我也如何漁者曰嚮者臣已言其端矣始晉之公家若欒氏孫曰晉靖侯之孫曰欒賓傳六世至懷子盈戕祁氏郤氏孫曰祁奚為晉大夫至孫盈滅羊舌氏孫曰羊舌職事晉至曾孫食我滅以卜數不能自保以貪晉國之利而不見其害主之家與五卿嘗裂而食之矣補註上即智伯五卿即范中行韓趙魏也韓曰史記趙世家晉頃公之十二年六卿以法誅公族祁氏羊舌氏分其邑為十縣各令其族為之大夫是無異鮲鱮鱣鰋也腦流骨腐於主之故鼎可以爨矣然而猶不肯竄又有大者焉若范氏中行氏貪人之土田侵人之勢力慕為諸侯而不見其害主與三卿又裂而食

之矣三卿韓趙魏韓曰定公十一年范中行二氏晉君擊之范中行走朝歌出公十七年知伯與趙韓魏共分范中行地以為邑脫其鱗膾其肉童曰膾細切肉也割其腸斷其首而棄之鯤鮞遺胤○童曰鯤鮞魚子鯤音昆鮞音[illegible]胤半晉[illegible]莫不備俎豆是無異夫大鮪也可以饜矣然而猶不肯寤又有大者焉吞范中行以益其肥猶以為不足力愈大而求食愈無饜於鹽切又於豔切韓魏以為疊鮫以逐趙之肥魚而不見其害貪肥之勢將不止於趙臣見韓魏懼其將及也亦皆去之處於晉陽其目動矣童曰古代目動而言其懼我也而主乃儼然童曰儼倨也魚到洌亦依儆以為咸在机

詛之上方磨其舌抑臣有恐焉今輔果舍族而

退不肯同禍輔一本作韓孫曰國語智宣子將以瑤為後智果曰不如宵也宣子弗聽果別族于太史為輔氏後韓趙魏滅智氏之族惟輔果在段規怨深而追

諜孫曰國語智襄子伐鄭自衛還三卿宴于藍臺智襄子戲韓康子而侮段規及晉陽之難段視反首斮而殺智伯于師段規韓康子相也主之不寤臣恐主為大

鯨首鮮於邯鄲韓曰邯鄲趙所都鬣擢於安邑韓曰安邑一本晉地即今絳州夏縣胃披於上黨韓曰趙地尾斷於中山之外韓曰中山後為趙所并而腸流於大陸為黿鼉韓曰大陸澤名在深趙二州界而濱河黿鼉二字出周禮○黿音鮮鼉音槁以充三家子孫之

腹臣所以大懼不然主之勇力強大於文王何

有智伯不悅然終以不寤於是韓魏與趙合滅智氏其地三分韓曰周威烈王二十三年智襄子請地於韓康子致萬家之邑又求地於魏桓子魏桓子復與萬家之邑又求蔡皐狼之地於趙襄子襄子不與智伯怒帥韓魏以攻趙曰而灌之城不浸者三版趙襄子使張孟談潛出見韓魏曰吾亡則齒寒趙亡則韓魏為之次矣二子乃陰與張孟談約為之期日而遣之襄子夜使人殺守隄之吏而決水灌智伯軍韓魏翼而擊之大敗智伯之衆遂殺智伯而分其地

愚溪對

補註集有愚溪詩序灌水之陽有溪東流入瀟水名冉溪余謫瀟水上改之為愚溪愚溪對依於文州明矣晁太史無咎取以附變騷於此門宗元之所旅亦對東王問答難之義云說之作也然嘗論宗元周不愚之甚者

能使溪愚哉竭其智以近利而不獲既固矣而貽曰我愚宗元之罪豈愚罪耶

柳子名愚溪而居五日溪之神夜見夢曰子何辱予使予為愚耶有其實者名固從之今予固若是耶予聞閩有水生毒霧厲氣厲惡也中之者溫屯嘔泄屯上聲張曰屯聚也徒渾切嘔音歐又於口切泄音薛藏石走瀨張曰瀨音賴湍也吳越謂之瀨中國謂之磧連艫麋解孫曰李斐云艫船前頭刺擢處音盧連艫言多也有魚焉鋸齒鋒尾而獸蹄是食人必斷而躍之孫曰此蓋鱷魚也乃仰噬焉噬音逝故其名曰惡溪孫曰惡溪在潮州界西海有水散渙而無力不

能負芥投之則委靡墊沒墊陷也丁念切及底而後止

故其名曰弱水韓曰出甘州東坡云自州西北至肅州孫曰山海經崑崙之丘其下有弱水溪環之註云甘水不勝鴻毛秦有水猗汨泥淖董曰猗徧引也淖亦泥也○猗舉綺切汨音骨淖浚教切撓混沙礫潘云礫音歷小石也視之

分寸眙若睨壁童曰眙直視睨邪視也○眙丑吏切睨音詣淺深險

易以豉切睎昧不覿乃合清渭以自彰穢跡孫曰詩涇以渭濁涇小渭大屬於渭而入于河涇以有渭故見其濁故其名曰濁涇韓曰出原州高平縣笄頭山一名崆峒山至同州界入渭孫曰漢書地理志云涇水出安定涇陽縣西岍頭山東南至馮翊陽陵縣入渭故上云秦有水也雍之西有水幽險

若漆不知其所出故其名曰黑水孫曰書黑水西河惟雍州

(酈元水經黑水出張掖雞山南流至燉煌過三危山南流入于南海韓曰通典亦云黑水出甘州張掖縣雞山)夫惡弱六極也濁黑賤名也彼得之而不辭窮萬世而不變者有其實也今予甚清與美為予所喜而又功可以及圃畦力可以載方舟(孫曰詩曰方之舟之)朝夕者濟焉予幸擇而居予而辱以無實之名以為愚卒不見德而肆其誣豈終不可革耶柳子對曰汝誠無其實然以吾之愚而獨好汝汝惡得避是名耶(補註東坡詩云應同柳州柳聊使愚溪愚又詩云不見子柳子餘愚汙溪山本此文也)且汝不見貪泉乎有飲而南者見交趾寶貨之多光溢於目思以兩

手左右攫而懷之豈泉之實耶過而往貪焉猶以爲名孫曰廣州二十里地石門有水曰貪泉飲者懷無厭之欲晉吳隱之詩曰古人云此水一歃懷千金今汝獨招愚者居焉久留而不去雖欲革其名不可得矣夫明王之時智者用愚者伏用者宜邇伏者宜遠今汝之託也遠王都三千餘里仄僻迴隱蒸鬱之與曹螺蜯之與居韓曰螺蚌屬大如斗出日南漲海中蜯蜃屬說文蛤也○螺盧戈切蜯步項切唯觸罪擯辱愚陋黜伏者日侵侵以遊汝闖闖以守汝張曰闖馬出門貌丑禁切汝欲爲智乎胡不呼今之聰明皎厲握天子有司之柄以生育天下者使一經於汝

而唯我獨處汝既不能得彼而身獲於我是則汝之實也當汝為愚而猶以為誣寧有說耶曰是則然矣敢問子之愚何如而可以及我柳子曰汝欲窮我之愚說耶雖極汝之所往不足以申吾喙涸汝之所流不足以濡吾翰姑示子其略吾茫洋乎無知氷雪之交衆裘我絺溽暑之鑠衆從之風而我從之火吾盪而趨[盪亦放也]不知太行之異乎九衢以敗吾車[太行山名險路也○行音杭]吾故而遊不知呂梁之異乎安流以沒吾舟[孫曰莊子曰孔子觀於呂梁縣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黿鼉魚鼈之所不能遊也呂梁今在彭城]吾

足蹈坎井頭抵木石衝冒榛棘冒一作行僵仆虺蜴孫曰詩哀今之人胡爲虺蜴蜴守宮也○蜴音易而不知怵惕何喪何得進不爲盈退不爲抑荒涼昏默卒不自克異其大凡者也顧以是汙汝可乎於是溪神深思而歎曰嘻有餘矣是及我也因俯而羞仰而呼涕泣交流舉手而辭一晦一明覺而莫知所之遂書其對

對賀者

柳子以罪貶永州韓曰永貞元年九月公自禮部員外郎貶邵州刺史十月又貶永州司馬有自京師來者既見曰余聞子坐事

詒嘗

斥逐余適將唁子孫曰弔生曰唁弔死曰弔張曰弔失國亦曰唁見穀梁傳
唁宜箭切今余視子之貌浩浩然也能是達矣余
無以唁矣敢更以為賀更平聲柳子曰子誠以貌
乎則可也然吾豈若是而無恚者耶姑以慼慼
為無益乎道故若是而已耳吾之罪大會主上
方以寬理人用和天下故吾得在此凡吾之貶
斥幸矣而又慼慼焉何哉夫為天子尚書郎謀
畫無所陳而羣比以為名孫曰羣比謂羣黨蒙恥遇僇
以待不測之誅苟人爾有不汗栗危厲偲偲然
者哉張云偲思相切責也又七才切吾嘗靜處以思獨行以求

自以上不得自列於聖朝下無以奉宗祀近丘墓徒欲苟生幸存庶幾似續之不廢童口詩以似以續續古之人是以儻蕩其心倡佯其形倡佯音昌羊茫乎若升高以望潰乎若乘海而無所往故其容貌如是乎誠以浩浩而賀我其孰承之乎嘻笑之怒甚乎裂眥眥目眥也疾智才請二切長歌之哀過乎慟哭庸詎知吾之浩浩非戚戚之尤者乎子休矣補注黃曰古人所甚惡惡於不情慾者可知笑者不可測子厚嘻笑甚裂眥長歌過慟哭而戚戚之甚者於浩浩蓋有齊人之風乎

杜燕對

孫曰秉字處洪中書令正倫五世孫

或問曰朝廷以公且明進善退不肖未嘗不當然吾有一疑焉願有聞於子以釋予也曰何哉曰杜兼爲濠州孫曰徐泗節度使張建封表置其府積勞爲濠州刺史韋兵之亂殺無罪士二人孫曰兼性浮險錄事參軍韋賞團練判官陸楚皆以守職論事忤兼兼密奏二人通謀扇動軍中忽有制使至兼率官吏迎於驛中前呼詔賞陸楚出宣制杖殺之二人有上林之譽無罪受戮天下究之蓄貨足慾吾以爲唐擣杌饕餮者亡以異孫曰文十八年左氏顓頊氏有不才子天下謂之擣杌縉雲氏有不才子天下謂之饕餮註云擣杌頑凶無疇匹之貌貪財爲饕貪食爲餮○擣音濤杌音兀饕音叨餮音鐵然而卒入爲郎中孫曰元和初入爲刑

部郎中改吏部郎中給事中出由商至河南尹乃死孫曰自給事中出爲商州刺史金商防禦使改河南少尹行大尹事半歲卒大尹元和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月兼卒夫何取於兼者若是幸也曰若子之言兼之罪吾雖不覩乎目然聞之熟宜廢而不用久矣然而吾有一取焉吾聞兼在濠州有鍾離令韓曰鍾離縣屬濠州盧某者宰相戚也而讒且訣曰狀其僚之過愬以致于兼且曰是過是愆我獨無有其僚因惕恐董曰惕憂懼貌之踢切以候謫怒於上令曰施施自負施施目得貌曰州君將我陵也兼得之乃大怒罰令使僚也咸得自達以進乎善因擯令

終不得面焉人由是不苟免而譏詆之道大息朝廷進爲於內則給事中於外則至河南尹蓋知爲有是善也歟誠然不爲公且明耶或者曰爲凶狡人也恣殺以充己其爲過章章者凡天下兒童 後闕

天對

蔡夢弼曰天問者屈原之所作也舊錄之於楚辭按漢王逸序其篇首曰屈原放逐憂心愁悴彷徨山澤經歷陵陸嗟號旻昊仰天歎息見楚有先王之廟及公卿祠堂圖畫天地山川神靈奇瑋僪佹及古聖賢怪物行事因書其壁呵而問之以渫憤懣舒寫愁思乃作天問以爲言焉故作天問子

厚取天問所言隨而釋之遂作天對
憂弱嘗苦其文義不次螫牙難讀今
取楚辭原天問章分句析以條于
前仍以子厚之對繫而錄之傳究其
用事之從出證以傳記音而訓
之庶使問對兩全以便稽考焉

今將楚辭天問逐段附入天問則
低寫于前遇天對則高寫於後仍入
諸家音釋覽者詳焉

問遂古之初誰傳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
朱云遂往也道言也上下天地也未有天地固未有人誰得見之
冥昭瞢闇瞢莫鄧切馮皮氷切朱云
誰能極之馮翼惟像何以識之
冥幽罪明也言晝夜未分馮翼氤氳浮動之貌今何以能窮極而知之乎
明明闇闇

闇惟時何為

【對】本始之茫誕者傳焉韓曰謂太始之元初無傳也鴻靈幽紛曷可言焉韓曰謂天地未形本無言也曶黑晣眇潘云曶呼骨切說文從日象氣出形司馬相如難蜀文曶爽暗昧韋昭曰曶梅潰切郭璞三蒼解詁曰曶旦明也字林音勿晣之列之例二切往來屯屯蔡曰屯張倫切難也易屯卦註屯者天地造始之時也厖昧革化蔡曰昧音妹易天造草昧註造物之始始於冥昧惟元氣存而何為焉韓曰謂日月晝夜陰陽晦明惟元氣存焉

陰陽三合何本何化柳文元註云穀梁獨陰不生獨陽不生獨天不生三合然後生王逸以爲天地人非也朱云陰也陽也天也三者之合何者爲本何者爲化乎

合爲者三一以統同吁炎吹泠蔡曰泠音零請也字又從冫音同集韻吳人謂冰曰泠滓交錯而功

圜則九重孰營度之圜謂天形則法也九陽數之極所謂九天

無營以成沓陽而九蔡曰沓徒合切積也九者老陽積陽爲天故曰沓陽而九

轉轂渾淪蔡曰一作轉轉一作運輠輠胡果胡居二切車轂轉貌開轂而輠輪者禮記雜記又胡鼎切迴也渾音魂淪音倫列子氣形質具而未相離故曰渾淪言萬物相渾淪而未相離也

蒙以圜號韓曰謂天圜九重則陽數也

惟茲何功孰初作之王逸云言天有九重誰始作之

冥凝玄釐無功無作

斡維焉繫天極焉加斡音管車轂端沓也維繫物之糜也焉於虔切

天極謂南北極譬則之軸也天之幹維繫於何所而天之極何所加乎
烏傒繫維蔡曰傒户禮切待也淮南子帝維日維運之以斗東北為報德之維西南爲背陽之維東南為常羊之維西北爲號通之維註四角為維也乃麋身位蔡曰麋恐作靡
無極之極蔡曰張衡靈憲八極之極徑二億三萬二千三百里漭瀰
非根蔡曰漭毋朗切瀰民卑切又莫亦切漭瀰水大貌或形之加孰取
大焉韓曰謂斗極居中央如太玄所謂天圓地方斗直中央也王逸以為極際恐未必然也
八柱何當東南何虧河圖言地下有八柱柱廣十萬里有三千六百軸互相牽制
皇熈亹亹蔡曰亹户禮切易成天下之亹亹者胡棟胡宇完離不

屬蔡曰完一作宊屬之欲切附也下同焉恃夫八柱韓曰謂天以八山爲柱非所恃也

九天之際安放安屬放上聲屬音注王逸云東方皞天東南陽天南方赤天西南朱天西方成天西北幽天北方玄天東北變天中央鈞天朱云即所謂圜則九重者

無青無黃無赤無黑無中無旁烏際乎天則韓曰九天雖用爲九而劉以爲不然也

隅隈多有誰知其數隈烏回切淮南子天有九野九千九百九十九隅去地五億萬里王逸云言天地廣大隅隈衆多

巧欺淫誑幽陽以別無限無隅曷懵厥列韓曰謂天

地方闢不可以數窮也蔡曰懵毋亘切不明也又音登切悟也又毋總切心亂也

天何所沓十二焉分 沓合也此問天與地合於何所十二辰誰所分

别予

折篿剡筳 蔡曰折食列切斷也篿音專楚人名結草折竹以卜曰篿剡音琰削也筳音廷離騷索藑茅以筳篿兮命靈氛為余占之註筳竹筭也後漢方術傳筳篿折竹註挺八段竹也音同折一作析 午施旁豎 蔡曰午謂交午也 鞠明究曛 蔡曰曛許云切日入餘光 自取十二非余之為焉以告汝 韓曰意謂巧歷不能計天地之晦明一歲日月十二會固自若也

日月安屬列星安陳

規燬魄淵 蔡曰燬音毀烈也規燬魄淵謂日月也 太虛是屬棊施

萬熒蔡曰熒謂列星也咸爲是記韓曰謂日圓而明月生而虧星若碁熒無所記也

出自湯谷次于蒙汜汜似几反三音淮南子日出于暘谷淪于蒙谷入于虞淵之汜湯與暘同

輻旋南晝軸奠于北嚴有翼曰旋音平聲渾天之法天地之形如雞子北轡而南下故北極常不沒南極常不見其謂如車軸日月星辰常下迴也孰彼有出次惟汝方之側蔡曰次舍也平施旁運惡有谷汜韓曰謂日猶輻旋軸奠烏可窮其出次於谷汜也

自明及晦所行幾里淮南子曰行九州七舍有五億萬七千二百九里

當焉為明不逮為晦度引九窮不可以里 韓曰謂日之明晦不可以里計也

夜光何德死則又育 朱云夜光月也死晦也育生也

燬炎莫儷 音麗偶也 淵迫而魄遐違乃專何以死育 韓曰謂日之炎光莫與竝唯月明既極則魄哉生不可以死育明也

厥利維何而顧菟在腹 此問月有何利而顧望之菟常居其腹乎 蔡曰菟與兔同

玄陰多缺爰感厥兔不形之形惟神是類 韓曰謂月中有兔玄陰之所感也蔡曰張衡靈憲月者陰精之宗積而成獸象兔蛤之類其數偶藕鷄演義兔十二屬配卯位處望日月最圓而出於卯上卯兔也其形入於月中遂有是形崔豹古今

註兔口有缺張華博物志兔望月而孕自吐其子

女歧無合夫焉取九子女歧神女無夫而生九子九子釋書有九子母

陽健陰淫降施蒸摩歧靈而子焉以夫為韓曰漢成帝紀應劭註畫室畫九子母或云即女歧也

伯強何處惠氣安在伯強大厲疫鬼惠氣和氣也

怪彌冥更蔡曰彌民卑切又莫介切求彝一依彌又作沴與沴同並從與切陰陽氣亂曰沴集韻引莊子陰陽氣有沴又郎計切說文水不流也集韻引五行傳共其沴又作夂前漢五行志氣相傷謂之沴偕臨蒞不和意也如淳曰沴音拂戾之戾義亦同

伯強乃陽順和調度惠氣爰行時屈時縮何有處鄉韓曰謂氣乖則致厲氣和則致祥非有定處也

何闔而晦何開而明
明焉非闔晦焉非藏
角宿未旦曜靈安藏余本作藏音藏同角亢東方星旦明也曜靈日
也
孰且孰幽繆躔于經蔡有萬曰繆音料躔澄延切謂日月行也蔡夢弼曰繆音了說文纏也司馬相如子虛賦曰繆繞玉綏註繆音蓼繆說相纏結也蒼龍之寓
而迋彼角亢蔡曰迋具然切欺也亢音剛星名爾雅壽星角亢也國語辰角見而雨畢註辰角大辰蒼龍之角見者朝見東方建戌之初寒露節也問言角宿未旦者猶東方蒼龍之位耳韓曰謂東方蒼龍角亢之宿雖日出之方而其晦明固自有經度也晉志云左角爲天田主刑亢總攝天下奏事聽訟理獄錄功者也

不任汩鴻師何以尚之僉答何憂何不課而行之朱云汩音骨治也師一作鮌非是或不字上有鯀字鮌才不任治鴻水衆人何以舉之堯何不且小試而遂行其說

惟鮌諕諕蔡曰鮌音袞禹父名尚書作鯀說集韻混字韻內出骸鯀鱌三字通作鯀即無鮌字惟王子年神仙拾遺記云夏鯀理水無功沈於羽淵化為玄魚大千尺後潛死橫於河海之間後世以玄字合於魚字為鮌字諕女交切說文恚呼也隮聖而孽恒

師尨蒙乃尚其圮韓曰謂鮌之不任治洪水衆論不明不察其方命圮族而毀之也圮部鄙切毀也一口呼咷哉僉曰試可乃已非桀於用之也瞋恨裴目也頻鼻莖蹙頞也蔡曰瞑音頻頞音遏一

后惟師之難瞑頻使試韓曰謂四岳舉鮌堯

鴟龜曳銜鮌何聽焉朱云舊說謂鮌死為鴟龜所食特以意言之耳

詳其文勢似謂鯀聽鴟龜曳銜之計而敗其事順欲成功帝何刑焉
永遏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朱云施謂刑殺之也左傳曰乃
施邢侯此謂鯀因羽山
盜堙息壤招帝震怒韓曰史記索隱曰山海經鯀竊帝之息壤以湮洪水
招鑿也漢書以招人過蔡曰堙寘湮同言用塞也說文沒也招音翹集韻舉也尚書洪範鯀湮
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鯀則殛死禹乃嗣興賦刑在下而投弃于
羽方陟元子以胤功定地蔡曰胤羊晉切嗣也山海經帝令祝融殺
鯀於羽郊淮南子凡鴻水淵藪自二百仞以上二億二萬三千五百三十里有九淵禹乃以息
土填洪水以爲名山註息土不耗減掘之益多故以填洪水也元子謂禹也胡離厥
考而鴟龜肆喙蔡曰考謂禹之父鯀也喙許穢切口也

伯禹腹鯀夫何以變化腹一作愎筆力切何字下一本有故字王逸曰禹鯀子也言鯀愚很愎而生禹禹小見其所爲何以能變化而成聖德也纂就前緒遂成考功何續初繼業而厥謀不同

氣孽宜害而嗣續得聖汙塗而藻夫固不可以類韓曰謂鯀旣殛于羽山盡鳥之所曳銜而其子有禹之聖蓮生泥中自不類也蔡曰藻音喿集韻美藻荷總名謂荷之生於淤泥中以喻禹之生於鯀也胈躬躄步蔡曰胈當作弦張泥切皮厚也一曰之蹁也說文胈臑也腓拇毛亦無也列子楊朱篇身體偏枯手足胼胝躄必益切又蒲結切跛也揚子巫步多禹注謂姒氏治水土涉山川病足故行跛也橋檋勤踣潘緯曰橋音蹻近遙切史記禹本紀山行乘檋註檋作橋音同檋車謂以鐵如錐長半寸施之履下以上山不蹉跌也又紀錄切輴敕倫切書予乘四載註泥乘輴前讀[illegible]

謚志兒行乘毳註兒行所乘者又橇字從衣作輴音丩橋一作樺一作樏或作輴劦笑沮切又音

曳勞也踣蒲墨切僵也勤踣謂勞劇而頓仆也踣一作路厥十有三載乃薦

考醜宜儀刑九疇蔡曰尚書禹貢作十有三載乃同史記商紀鴻傷父鯀功之不成乃勞身焦思居外十三年過家門不敢入洪範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註疇類也一五行二五事三八政四二紀五皇極六三德七稽疑八庶徵九五福受是

玄寶蔡曰尚書禹貢禹錫玄圭告厥成功昏成厥孽聰生于德惟

氏之繼夫孰謀之式韓曰謂禹胼手胝足數勞延續以覆蓋其父之惡數九疇錫玄圭能繼鯀之氏而不法其謀也

洪泉極深何以寘之朱云泉疑當作淵唐本避諱而改之也寘與填同塞也

行鴻下隤蔡曰隤徒回切下墜也厥丘乃降焉塡絕淵然後夷于土韓曰謂禹行洪水既平降丘宅土不待塡塞蔡曰淮南子禹乃以息土塡鴻水九淵以爲名山今子厚之對以爲不然也

地方九則何以墳之則一本作州墳房吻切分也朱云土之高者也一本作墳非是

從民之宜乃九于野墳厥貢藝而有上中下韓曰謂從民之所宜成則三壤而成賦中邦也蔡曰九州之土不同因以定貢冀故有上中下之差焉

應龍何畫河海何歷有翼曰應龍山海經曰禹治水有應龍以尾畫地即水泉流通

胡聖為不足反謀龍智畚鍤究勤而欺畫厥尾韓曰蓋以王逸註祈龍之畫為不然也蔡曰畚以音本說文𦈢屬蒲器也左氏傳寘諸畚註畚以草索為之筥屬鍤測洽切鍫也

鯀何所營禹何所成康回馮怒地何故以東南傾馮音憑一本無以字王逸云康回共工名也淮南言共工與顓頊爭為帝不得怒而觸不周之山天維絕地柱折故東南傾

圜燾廓大蔡曰圜與圓同天體也燾徒到切燾覆照也厥立不植地之東南亦已西北彼回小子胡顛隕爾力夫誰駭汝為此而以慁天極韓曰謂非康回可得而傾也蔡曰隕羽敏切從高下也慁胡困切辱也擾也

九州何錯川谷何洿 朱云錯七故切四也洿音户深也舊音烏非是

州錯宣媼 蔡曰媼烏皓切女老稱前漢郊祀歌后土富媼註坤爲母故稱媼也

愛定于趾躁川靜谷 蔡曰躁則到切亦作燥乾也

形有高庳 蔡曰庳音婢又音早短也

東流不溢孰知其故 王逸曰言百川東流不知滿溢誰有知其何故也

東窮歸墟 蔡曰墟丘於切大丘也列子渤海之東不知幾億萬里有大壑焉實惟無底之谷名曰歸墟八紘九野之水天漢之流莫不注之而無增無減焉

又環西盧

脉穴土區而濁濁清青墳壚燥疏 躁一本作燥 墳房粉切土

青肥也盧音盧黑剛土尚書註蚨也

滲渴而升 蔡曰滲所禁切下漉也

充

有餘泄漏復行蔡曰莊子天下之水莫大於海百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器運㴋㴋蔡曰㴋音懸水流貌又何溢焉韓曰謂九州川谷谿谷各有其勢水之東流回環其逕自不溢也

東西南北其脩孰多脩長也

東西南北其極無方夫何鴻洞蔡曰鴻洞並去聲鴻大也洞通也而課校脩長韓曰謂不可計其孰脩也蔡曰淮南子闔四海之內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註子午為經卯酉為緯言經短緯長也禹乃使太章步自東至于西極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使豎亥步自北極至于南極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註海內有長短極內等也其他諸說不同

南北順橢其衍幾何洪興祖云橢亦作橢音妥狹而長也王逸云衍

廣大池

茫忽不準孰衍孰窮韓曰亦謂不可計其孰衍也

崐崙縣圃其尻安在尻丘刀切朱云與居同一本作居崑崙山之其巔曰縣圃亦作玄圃

積高于乾崐崙收居蔡曰禹本紀崐崙山高三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相避隱為光明也水經崑崙山在西北去嵩高五萬里地之中也其高萬一千里河水出其東北陬

蓬首虎齒爰穴爰都蔡曰山海經西海之南流沙之濱赤水之後黑水之前有大山名崐崙之丘其下有弱水之淵環之有蓬首虎齒戴勝而處者名王母也

增城九重其高幾里增與層同淮南子崐崙虛中有增城九重其高萬一千里

增城之里萬有三千纂曰東方朔十洲記崑崙山有三角一角正東名曰崑崙宮其處有積金爲墉城面方千里城上安金臺玉所玉樓十二此云萬有三千其說不同誕實未詳

四方之門其誰從焉淮南子崑崙虛旁有四百四十門門間四里里間九純純丈五尺王逸云言天地四方各有一門其誰從之上下

凊溫燠寒纂曰凊七政切寒也燠乙六切熱也黃帝素問內經天不足西北左寒而右涼地不滿東南右熱而左溫註東方涼北方寒東方溫南方熱氣化猶然也迭出于時時之丕革由是而門

西北辟啓何氣通焉辟通作闢開也淮南子崑崙虛北門開以納不周之風

辟啓以通茲氣之元韓曰謂崐崘之高一寒一暑氣所從出西北天門又氣之所通也

日安不到燭龍何照山海經鍾山之神名曰燭陰視為晝瞑為夜注燭龍也王逸曰言天地之西北有幽冥無日之國有龍銜燭而留照之

脩龍口燎叅曰燎力照切照也爰北其首叅曰首手又切嚮也九陰

極冥厥朔以炳叅曰山海經西北海之外赤水之北有章尾山有神人而蛇身而赤其瞑乃晦其視乃明是謂燭龍文選雪賦爛兮若燭龍銜曜照崑崙是也

羲和之未揚若華何光淮南子若木在建木西末有十日其華下照地注若木端有十日狀如蓮珠華光也

惟若之華禀羲以耀韓曰謂若木依日而光耀耳○華音花

何所冬暖何所夏寒

狂山凝凝綦日凝音嶷魚力切山海經狂山無草木冬夏有雪狂水出焉冰于北至爰有炎洲司寒不得以試綦日東方朔十洲記南方有炎洲在南海中其地方二千里離南岸年南至委炎風之時北方之極有凍寒積冰雪雹霜露漂潤羣水之野

焉有石林何獸能言

石胡不林往視西極洪興祖日文選吳都賦雄有石林之嵓岑請攘臂而靡之雄有雄虺之九首將抗足而跳之按賦以石林與雄虺同稱則石林當在南方然子厚云石胡不林往視西極按淮南子西方之極石城金室未見石林所出也獸言嘐嘐

人名是達綦日嘐火包切說文誇語也通作交註鳥聲也山海經鵲山有獸類獼猴

被髮垂地名曰猩猩知人名其爲獸如豕而人面

焉有虬龍負熊以遊虬渠幽切有角曰龍無角曰虬

有虬蜲蛇不角不鱗蜲於危切一作委音同蛇余知切嬉夫玄

熊相待以神

雄虺九首儵忽焉在虺許偉切惡蛇也儵一作倏並音叔急疾貌

南有怪虺羅首以噬儵忽之居帝南北海莊子南海之帝爲儵北海之帝爲忽元註云儵忽在莊子甚明王逸以爲電非也朱云招魂說雄虺九首往來儵忽正謂此也莊子寓言恐非屈原本意

何所不死長人何守朱云死作克者非

負丘之國身民後死蔡曰負與圓同山海經不死民在交脛國東其人黑

邑壽不死注圓丘上有不死樹食之乃壽有赤泉飲之不老封嵎之守其橫九里蔡曰嵎音隅封嵎二山在吳楚之間汪芒氏之國魯國語吳隳會稽獲巨骨專問之仲尼仲尼曰昔禹致羣臣於會稽之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骨專車客曰敢問誰守為神仲尼曰山川之靈足以紀綱天下者其守為神客曰防風氏何守也仲尼曰汪芒氏之君也守封嵎之山者也為漆姓在虞夏商為汪芒氏於周為長翟今為大人客曰人長之極幾何仲尼曰長者不過十數之極也注今湖州武康縣東有防風山山東二百步有防風氏廟李封嵎二山之間春秋穀梁傳文公十一年叔孫得臣敗狄于鹹長狄也弟其目身橫九里

靡蓱九衢枲華安居朱云靡蓱未詳何物衢歧也枲麻之有子者

有蓱九歧厥圖以詭元注山海經多言其歧王衢又云四衢衢歧也王逵以為生九衢中恐謬蔡曰蓱一作萍苹音平說文萍也無根浮水上而生者山海經宣山上有

柔焉其枝四衢註枝交互四出又少室山有木名帝休其枝五衢註樹枝交錯相重互出有象路衢故子厚註云逸以爲乞九衢中謬矣

浮山孰產赤華伊臯

元註曰山海經浮山有草焉其葉如麻赤華即宗華也

靈蛇吞象厥大何如

靈或作一大或作骨山海經南海內有巴蛇身長百尋其色青黃赤黑食象三歲而出其骨君子服之無心腹疾

巴蛇腹象足覿厥大三歲遺骨其脩已號

叅曰覿一作覩文選吳都賦𠰌巴蛇出象骼

黑水玄趾三危安在

趾一作止一作阯

黑水淫淫窮于不姜玄趾則北三危則南

嚴有翼曰尚書禹貢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按黑水出張掖雞山自三危山南流注文章國謂之扶

南江至崙陀國入于南海

延年不死壽何所止 王逸曰言僊人稟命不死其壽獨何窮止也

僊者幽幽壽焉孰慕短長不齊儀各有止胡紛華漫汗而潛謂不死 蔡曰漫莫官切汗河干切或去聲淮南子俶真訓至德之世徙倚于漫汗之宇註漫汗無生形又道應訓盧敖遊乎北海見士焉玄鬢而鳶肩軒軒然迎風而舞笑曰吾與漫汗期于九垓之外不可以久舉臂而聳身遂入雲中敖仰視之弗見註漫汗不可知之也

鯪魚何所鬿堆焉處 鯪音陵一作陵鼉音祈堆多回切

鯪魚人貌邇列姑射 蔡曰射音夜列子姑射山在海河洲中山上有僊人焉山海經西海中近列姑射山有陵魚人面人手魚身見則風濤起風土記鯪魚腹背皆有刺

如玉角菱非王逸之註所謂鯪鯉也鬿雀峙北號惟人是食元註曰堆當爲雀鬿雀在北號山如雞虎爪食人王逸以爲奇獸誤也蔡曰山海經北號山有鳥狀如雞而白首鼠足名曰鬿雀食人按集韻䳠雀屬都迴切則鬿堆即鬿雀也

羿焉彃日烏焉解羽彃一本作彈一本作斃朱云作彈者誤也柳云烏當作鳥

焉有十日其火百物羿宜炭赫厥體胡庸以枝屋蔡曰山海經黑齒之北曰湯谷居水中有扶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皆戴烏王逸云淮南言堯時十日並出草木焦枯堯令羿仰射十日中其九日日中九烏皆死墮其羽翼也又史記射左屈右之大澤千里羣鳥是解元註曰山海經大澤千里羣鳥之所解問作烏字當爲鳥後人不知因配上句毀爲烏也蔡曰按山海經羣鳥之所生及所解

文穆天子傳北至曠原之野飛鳥之解其羽千厚用此以爲對故改烏爲鳥則與原之問上下二句各是一事義不相屬也朱云如柳說則別是一事不當說爲日中之烏而借解羽二字以問於義亦通

禹之力獻功降省下土四方一本無四方字朱云無四字就方字絕句焉得彼嵞山女而通之於台桑嵞與塗同禹所娶國

閔妃匹合厥身是繼胡維嗜不同味而快鼂飽一本維作爲一本嗜下有欲字一本快下有一字王逸云禹治水道娶者憂無繝紀耳何特與衆人同嗜慾苟欲快飽一朝之情乎蔡曰鼂音朝暮之朝

禹懲于續嵞婦亟合蔡曰亟急也書益稷篇禹娶于塗山辛壬癸甲胈離厥膚蔡曰胈蒲末切膚毳皮也莊子禹治水腓無胈三門以不眡蔡曰

胝善吉切與視同孟子三過其門而不入呱呱之不盡蔡曰呱音孤泣聲盡近力切傷痛也而孰圖味辛燥中野蔡曰燥先到切說文乾也中一作于民攸宇攸暨韓曰謂禹娶塗山氏之女雖念繼嗣之重而勤勞不顧其家非徒欲能快一親之情蓋欲民安其居也蔡曰宇一作宇暨當作暨息也詩民之攸暨言水患既平民得所宇養而安息也

啓代益作后卒然離蠥蠥一作孽一作孼並魚列切憂也

彼呱克臧啓也俾姒作夏蔡曰姒詳里切禹姓也史記夏紀帝禹爲夏后而別姓姒氏獻后益于帝蔡曰孟子萬章篇禹薦益於天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朝覲獄訟者不歸益而之啓曰吾君之子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啓曰吾君之子也諄諄以不命復爲叟耆曷感曷孽韓曰謂益避啓於箕山之

陰此天意也初何憂焉之

何啓惟憂而能拘是達皆歸射鞫音菊弩也而無害厥躬

咏勤于德民以乳活亀仇厥正帝授柄以撻宄窮聖庸夫孰克害韓曰謂啓之賢民賴以生誅有扈氏之叛而無敢害者扈侯古切舊說禹以天下禪益天下去益而歸啓於是有扈不服蔡曰害十音曷傷也

何后益作革而禹播降

益革民艱咸粲厥粒惟禹授以土爰稼萬億遞溺踐垍蔡曰垍巨志切堅土也休居以康食蔡曰康食安食也姑不失胡往不道一本失字下有聖天二字

啓棘賓商九辯九歌山海經夏后氏上三嬪于天得九辯九歌以下註啓登天而竊其樂王逸云棘序也賓列也言啓陳列宮商

啓達厥聲堪輿以呻張曰堪輿天地○呻音申辡同容之序

帝以贅嬪蔡曰贅莫侯切義未詳嬪音賓又音頻婦也

何勤子屠母而死分竟墬一作墬與地同朱云作地

禹毋產聖何疈厥旅蔡曰疈普逼切判也裂也旅當作膂字林膂脊骨也帝王世紀禹疈剝母背而生疈音疈干寶曰前志所傳脩已背折而生禹簡狄胷剖而生契

彼澡言亂蜀蔡曰蜀陟救切口也矣咮同聰馘以不處蔡曰馘古獲切耳也韓曰謂無此理也

帝降夷羿革孽夏民胡羿射夫河伯而妻彼

雒嬪朱本作説射夫究洵一云河伯化爲白龍遊於水旁羿見射之眇其左目羿又夢與洛水神宓妃交

夷羿淫荒一本作淫蔡曰左氏襄公四年晉有夏之衰羿自鉏遷于窮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脩民事而淫于原獸割更后相蔡曰左氏傳哀公元年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尋滅夏后相○澆五吊切夫孰作厥孽而誣帝以

降韓曰謂夷羿殺夏后相非天意也震皜厥鱗蔡曰皜古老切白也集矣

于皖蔡曰皖華板切字當從目從完説文大目也羿射河伯左目肆叫帝不

諶蔡曰諶氏林切誠也失位滋嫚蔡曰嫚莫晏切説文侮易也有洛之

嫮蔡曰嫮胡故切好貌爲妻于菝蔡曰妻七計切女嫁人也

馮珧利決封豨是射何獻蒸肉之膏而后帝

不若朱云馮音憑蒲也珧音遙蜃甲也以飾弓決以象骨為之以衛弦羿擐射封豕以其肉膏祭天天猶不順之○豨音希

夸夫快豷蔡曰夸音誇大言也夫音扶語助也鼎豨以饜飽馨膏

腴帝叛德恣力胡肥台舌喉蔡曰台音怡我也而濫歌

福

浞娶純狐眩妻爰謀何羿之射革而交吞揆之朱云浞士角切浞娶純狐氏女眩惑愛之遂與浞謀殺羿也吞滅也揆謀也何羿之射藝勇力而其衆交進吞謀之

寒讒婦謀后夷卒戕蔡曰戕音牆殺也左氏襄公四年羿不脩民事而淫于原獸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信之使為己相浞行諂于內施賂于外虞羿于田樹之詐慝

以取其國家羿田將歸家臣逢蒙殺而烹之浞因羿室生澆及豷恃其讒慝詐偽而不德于民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尋氏夏遺臣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以滅浞而立少康少康滅澆于過后杼滅豷于戈有窮由是遂亡
荒棄于野俾蒸民是識舉土作仇徒怙身孤
韓曰謂浞謀殺羿羿徒侍其孤之而不悟也
阻窮西征巖何越焉化為黃熊巫何活焉一本化字下有而字王逸云阻險也窮窘也越度也堯放鯀羽山西行度越岑巖之險因墮死化爲黃熊豈巫所能活
鯀殛羽巖化黃而淵左傳昭公七年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爲黃熊入于
[illegible]
咸播秬黍莆雚是營雚一作雚王逸云禹平水土萬民皆得耕種於

雚葦之地
宇宜播殖稺蔡曰子一作予殖徵力切又時力切先種曰稙一曰長稼也稺音雉
後種曰稺一曰幼稺也詩閟宮植稺菽麥于丘于川維莞維蒲蔡曰莞胡
官切又音官說文草也可以為席維菼維蘆菼音狐蘆音盧丕徵以圖
民以讙以都
何由弁投而鯀疾脩盈王逸云疾病也脩長也盈當也
堯酷厥父厥子激以功蔡曰激作徼非是魯國語鯀障洪水而殛死
禹能以德脩鯀之功克碩厥祀後世是郊韓曰謂鯀既經死禹乃嗣興以
求厥祀也蔡曰左氏昭公七年鯀化為黃熊入于深淵實為夏郊三代祀之
白蜺嬰茀胡為此堂茀音弗疑當作霧王逸云蜺雲之有色似龍者

也苐白雲逶蛇若蛇者也言此苐氣逶毅相嬰何爲乎此祠堂也安得夫良

藥不能固臧天式從橫陽離爰死王逸云式法也爰於也言天法有善陰陽縱橫之道人失陽氣則死亡

大鳥何鳴夫焉喪厥體王逸云崔文子學仚於王子僑子僑化爲白蜺而嬰茀持藥與崔文子文子驚怪引戈擊蜺中之因墮其藥俯而視之王子僑之尸也文子覆之以幣萑須臾則化爲大鳥而鳴開而視之翻飛而夫文乎焉能亡子僑之身乎

王子怪駭蜺形茀裳文褫操戈蔡曰褫丑八切奪衣也操倉刀切坊持也猶憎夫藥良蔡曰憎毋亘切下明也終鳥號以游蔡曰號乎刀切呼也奮厥雝篚勹首漠莫諆蔡曰曶呼骨切出氣詞也形胡在胡亡

蓱號起雨何以興之王逸云蓱翳雨師名言雨師號呼則雲興而雨下

幽陽潛爨七亂切陰蒸而雨蓱憑以興厥號爰所

撰體協脅鹿何膺之朱云作撰體脅鹿何以膺之王逸云天撰十二神鹿八足兩頭

氣怪以神爰有奇軀脇屬支偶蔡曰脇虛業切兩脅也屬音燭連也

尸帝之隅

鼇戴山抃何以安之列仙傳有巨靈之鼇背負蓬萊之山而抃戲滄海之中

巨靈之丘植焉不危鼇厥首而恒以恬夷蔡曰列子

湯問篇渤海之東有五山焉岱輿員嶠方壺瀛洲蓬萊其山高下周旋三萬里所居之人皆仙聖之種五山之根無所連著帝命禺彊使巨鼇十五舉首而戴之迭為三番六萬歲一交焉五山始峙而不動

釋舟陵行何以遷之洪興祖云鼇戴山若舟負物今釋水而陵反為人所負何罪而見徙也

要釋而陵蔡曰要當作惡音烏何也殆或譎之龍伯負骨帝

尚窄之蔡曰窄則格切狹也列子湯問篇龍伯之國有大人舉足不盈數步而暨五山之所一釣而連六鼇合負而趨歸其國灼其骨以數焉帝憑怒侵減龍伯之國使阨侵小龍伯之民使短

惟澆在戶何求于嫂何少康逐犬而顛隕厥

首澆浞之子王逸云澆往至其嫂户佯有所求因與淫亂夏少康因田獵放犬逐獸遂襲殺澆而斷其頭

澆嫪以力蔡曰嫪音勞奴也又郎到切說文婟也聲類婟嫪戀惜也兄麀聚之蔡曰麀音幽牝鹿也禮記父子聚麀康假于田肆克宇之

女歧縫裳而館同爰止何顛易厥首而親以逢殆王逸云女歧澆嫂也與澆淫佚為之縫裳於是共舍而宿止少康夜襲得女歧頭以為澆因斷之

既裳既會宜咸墜厥首一本無既裳字

湯謀易旅何以厚之朱云湯一疑作康謂少康也有衆一旅遂滅過澆王逸曰湯殷王也言殷湯欲變易夏衆使之從己獨何以厚待之乎

官癸療憂以傴拊桀曰癸居誄切桀名也傴委羽切拊斐甫切傴拊謂拊撫摩之也向書湯桀戰于鳴條之野載厥德于葛以詰仇餉日詰去吉切問也餉式亮切饋也尚書仲虺之誥乃葛伯仇餉初征自葛始嚴有翼曰言成湯欲變改夏桀之衆何以傴拊而厚之殊不知湯之厚其衆以德而已所謂以詰仇餉是也

覆舟斟尋何道取之王逵云言少康滅斟尋氏奄君覆舟

康復舊物尋焉保之焉曰爲於虔切安也左氏傳襄公元年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代斟尋滅夏后相后緡方娠逃歸有仍生少康焉爲仍牧正能布其德以收夏衆遂滅過戈按此則取斟尋乃有過澆非少康也王逵註非是予厚亦以康復舊物爲言承逵之誤也

覆舟喻易尚或艱之

桀伐蒙山何所得焉妹嬉何肆湯何殛焉妹莫

挨切嬉一作喜

惟桀嗜色戎得蒙妹淫處暴娛以大啓厥伐韓曰謂桀伐蒙山而得妹嬉民棄不保馴致南巢之伐也蔡曰淮南子本經訓湯以革車三百乘伐桀一南巢放之夏臺

舜閔在家父何以鰥堯不姚告二女何親失木鰥泝鰥姚舜姓

瞽父仇舜鰥以不儷韓曰謂瞽叟仇舜而鰥在下堯以二女妻之也蔡曰儷音麗偶也堯專以女蔡曰女尼據切以女妻人曰女尚書堯典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於嬀內嬪于虞劉曰列女傳二女娥皇女英也茲俾亂厥世惟蔡

烝冀異翼蔡曰尚書堯典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于嬀之汭司季

嬀居危切汭如銳切嬀水之汭舜之所居也

厥萌在初何所意焉璜臺十成誰所極焉一本

意古億字

紂臺于璜箕克兆之集曰璜音黃美玉也紂爲璜臺知其有必亡之兆者箕子也淮南子本經訓紂爲璇室瑤臺象廓玉牀朱子云箕子睹見萌芽之端紂作象著而箕子歎果作玉臺十重

登立爲帝孰道尚之王逸云伏羲始作八卦脩行道德萬民登以爲帝誰開導而尊尚之也

惟德登帝師以首之洪興祖云師一作帥登帝謂匠夫而有天下

女媧有體孰制匠之王逸云女媧人頭蛇身一日七十化其體如此

媧軀虺號占以類之胡曰日化七十工獲詭之韓曰謂女媧之事為詭也

舜服厥弟終然為害何肆犬體而厥身不危敗王逸曰言象無道舜服而事之然象無欲害舜肆其犬豕之心終不能危敗舜身也

舜弟眡厥佻蔡曰眡與視同畢屠水火夫固優游以聖而孰殆厥禍蔡曰史記舜紀舜父瞽叟盲而舜母死瞽更娶妻而生象愛後妻子常欲殺舜舜順事父及後母與弟日以謹篤劉向列女傳瞽叟與象謀殺舜使塗廩舜告二女二女曰時惟其戕汝時惟其焚汝鵲汝衣裳鳥工往舜既治廩旋階瞽叟焚廩舜往飛復使浚井舜告二女二女曰時亦惟其戕汝時其掩汝汝去衣裳龍工往舜往浚井格其入出從掩舜潛出

夫固于德蔡曰斷魚斤訶裁當作浩夫闔走也終下乞以嗑昆

肅致愛邑鼻以賦富箋曰鼻毗至切葉韻有庳國名象所封通作鼻前漢鄒陽傳作有卑庳同音孟子仁人之於弟也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卑富貴之也隱遯錄道州永州之間有地名鼻亭去兩州各二百里并有廟即象祠也

吳獲迄古古公亶父南嶽是止孰期去斯得兩男子太伯仲雍

嗟伯之仁遜季旅嶽雍同度嚴義以嘉吳國韓曰謂吳國得賢者如太伯讓王季而居南嶽之下仲雍亦去而之吳而方王立二子爲可嘉也蔡曰伯謂太伯季謂季歷雍謂仲雍也遜丞一作遯弟史記吳世家吳太伯弟仲雍皆古公亶父之子而王季歷之兄也季歷賢而有聖子昌古公欲立季歷以及昌於是太伯仲雍乃犇荊蠻以避季歷自號句吳荊蠻義之從而歸者千餘家立爲吳太伯卒無子仲雍立

緣鵠飾玉，后帝是饗？王逸曰：后帝謂殷湯也。言伊尹始仕，因緣烹鵠鳥之羹，修飾玉鼎，以事於湯，湯賢之，遂以為相也。蔡曰：饗，去聲，歆也。

何承謀夏桀，終以滅喪？王逸曰：言湯遂用伊尹之謀，伐夏桀，終以滅亡也。蔡曰：喪，去聲，亡也。

帝乃降觀，下逢伊摯。王逸曰：言湯出觀風俗，乃憂下民，博選於衆，而逢伊尹也。摯，音至，伊尹名也。

何條放致罰，而黎伏大說？王逸曰：條，鳴條也。黎，衆也。說，喜也。言湯行天下之罰，以誅於桀，放之鳴條之野，天下衆民大喜說也。

空桑鼎殷諂羹厥鵠蔡曰：列子：伊尹生于空桑。註：傳記曰：伊尹母居伊水之上，既孕，夢神告曰：臼水出而東走，無顧。明日視臼出水，東走十里，其邑盡為水，身因化為空桑。有莘氏女子採桑，得嬰兒空桑之中，故命曰伊尹。獻其君，令庖人養之。史記殷紀：阿衡欲干

湯而無由乃爲有莘氏媵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致於王道惟軻知言瞷焉

以爲不蔡曰軻孟子名也瞷古莧切又音閒覽也與瞷同不異而同諸子公孫丑問

夫子惡乎長曰我知言萬章問曰伊尹以烹要湯有諸孟子曰否不然吾聞以堯舜之道要

湯未聞以割烹也蘇興祖曰伊尹負鼎干湯猶太公屠釣之類於傳有之孟子不以爲然者慮

後世貪鄙之徒託此以自進耳孫謂初無負鼎之說則古書皆不可信乎仁易愚危

夫曷揆曷謀咸逃叢淵蔡曰孟子民之歸仁也猶水之就下獸之走壙

也故爲淵驅魚者獺也爲叢驅爵者鸇也爲湯武驅民者桀與紂也虐后以劉韓曰

謂以仁格愚人辨不謀而從如叢雀淵魚爲蔡曰壹台謂桀也劉說文殺也揚雄方言秦晉宋

衛之閒謂殺曰劉降厥觀于下匪孽孰承韓曰謂相湯以成功者非

伊尹孰承之也條伐巢放蔡曰書湯誓伊尹相湯伐桀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仲虺

之語成湯放桀于南巢民用潰厥疣蔡曰疣于求切贅也以夷于膚

夫曷不謠韓曰謂湯條之伐南巢之放始民之癰疽决而膚革平安無不謳者也蔡曰書仲虺之誥攸徂之民室家相慶曰徯我后后來其蘇孟子滕文公誅其君而吊其民若時雨降民大說

簡狄在臺嚳何宜玄鳥致貽女何喜簡狄侍于臺上吞燕卵而生契

嚳狄禱禖蔡曰禖謀杯切說文祭也占者求子祠于高禖契形于胞蔡曰契私列切說文高辛氏子字卨商同胞音包又音胣說文兒生裹也胡乙鷇之食蔡曰乙通作鳦玄鳥也鷇居候丘候二切說文鳥子生哺者按簡狄所吞者乙卵非鷇也字恐當作㲉克角切卵也而怪焉以嘉韓曰謂嚳狄禱禖得契於乙鷇何有也蔡曰史

殷本紀契母曰簡狄有娀氏之女為帝嚳次
妃三人行浴見玄鳥墮其卵簡狄吞之因孕生契詩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

該秉季德厥父是臧朱云此章未詳諸說亦異詳此該字恐是咨字

王逸云該包也父謂契也言湯能包持先人之末德

該德亂考蓐收工、西考一作孝孫文元許云該謂蓐收王逸注誤蔡曰案

下文恒秉季德求之則恒既來人名子孚之者亦自稱孚既爪虎手鉞尸刑以

司匽蔡曰左氏傳昭公一十九年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該曰修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

該為蓐收世不失職遂濟窮桑註蓐收金正也
該能治其官使不失職濟成少皞之功山海經
西方蓐收金神也左耳有虵乘兩龍面目有
毛虎爪執鉞國語虢公夢在廟有神人面白毛
虎爪執鉞立於西阿公覺召史嚚占之史嚚曰
如君之言則蓐收也天之刑神也所取者本此

胡終弊于有扈牧夫牛羊有扈氏啓啓伐滅之有扈遂爲牧豎

牧正矜矜澆扈爰踣王逸曰澆滅夏后相相遺腹子曰少康後爲有仍牧正遂攻殺澆滅有扈蔡曰逸註非是子厚之對豈非亦承其誤歟踣蒲墨切僵也

干協時舞何以懷之王逸云下求舜務協和懷來也言少康朱云舜

懷有苗

階干以娛苗革而格不迫以死夫胡狃厥賊蔡曰狃女久切相狎也尚書大禹謨三旬苗民逆命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

平脅曼膚何以肥之王逸云紂爲無道天下乖離懷惡臞瘦而反形體曼理

辛后騃狂蔡曰辛謂紂也騃士駭切童昏也無憂以肥肆蕩弛

厥體而充膏于肌膚實被躬焚以旗之蔡曰史記殷本紀武王伐紂紂兵敗紂走入登鹿臺衣其寶玉之衣赴火而死武王遂以黃鉞斬紂頭懸之大白之旗

有扈牧豎云何而逢擊牀先出其命何從言啓擊殺有扈于牀

扈釋于牧力使后之韓曰謂有扈氏釋牧豎而爲諸侯也民仇焉寓蔡曰焉於虔切安也寓一作寓不安於民故啓擊之於牀而殺之也啓牀以斮蔡曰斮側略切斬也韓曰謂有扈氏

恒秉季德焉得夫朴牛王逸曰朴大也言湯常能秉持契之末德天嘉其志出田獵得大牛之瑞也何往營班祿不但還來營得

也班備也朱云陽出獵得大牛不但驅馳往來而已還轄以所獲徧施祿惠於百姓

睃武踵德爰獲牛之朴夫唯陋民是冒而丕彌

以瑞牟營而班民心是市

昏徵循迹有狄不寧何繁鳥萃棘須子肆情

王逸云循闇微之道爲夷狄之行謂解居父聘吳過陳見婦人負子欲與之肆情婦人曰

墓門雖無人棘上猶有鴞

解父狄溪遭慙以赧蔡曰解胡買切父方武切赧乃板切面愧赤也言解

父有夷狄佚之行也韓曰謂遭憂慙之婦寧有不愧赧也

彼中之不同而

徒以色視蔡曰劉向列女傳陳辯女者陳國採桑之女也晉大夫解居使於宋道過

陳遇採桑之女止而戲之曰女爲我歌吾將舍女乃歌墓門之一章又曰爲我歌其二乃歌其

一章大夫曰其祿則是其鴉安在夫曰陳亡其也攝乎大國之間因之以饑饉加之以師旅其人目亡而兒鴉乎大夫乃服而釋之

眩弟並淫危害厥兄王逸曰眩惑也言象爲舜弟眩惑其父母共爲淫泆之惡欲共危害舜也蔡曰兄協言去聲

何變化以作詐後嗣而逢長王逸曰言象欲殺舜變化其態內作姦謀使舜治廩從下焚之令舜浚井從上窴之終不能害舜舜爲天子封象於鼻而後嗣之子孫長爲諸侯

象不兄龔蔡曰龔與恭同而奮以謀蓋奮一作肆聖孰囟懟

嗣用紹厥愛韓曰謂象雖肆害舜之謀而舜不藏怒以封之有庳以紹厥愛也

成湯東巡有莘爰極何乞彼小臣而吉妃是

得王逸曰有莘國名極至也小臣謂伊尹也言湯東巡有至有莘國乞匃伊尹因得吉

美之宛以為內輔也水濱之木得彼小子夫何惡之媵

有莘之婦王逸曰小子謂伊尹媵送也言伊尹母妊身夢神女告曰白竈生鼃急去无顧居无幾何白竈中生鼃母去東走顧視其邑盡為大水母因溺死化為空桑之木水乾之後有小兒帝水涯人取養之既長大有殊才有莘惡伊尹從木中出因以送女

莘有玉女湯巡爰獲既內克厥合而外弼于德

伊知非妃伊之知臣曷以不識韓曰對之謂湯東巡狩而得有莘氏之女則有之乞彼小女命吉妃是得為下然也胡不化于毋以蝎蠹

聖蝎木中蠹蠹喻伊尹喙鳥不良蔡曰喙竹救切說文口也謾以詭正

盡邑以墊蔡曰墊溺也孰譯彼夢蔡曰譯傳言也事見列子註見前韓曰對之意以為下然謂為是說皆是蠹亂厥出詭說害正未有盡邑以墊而伊尹出也

湯出重泉夫何辠尤朱云辠古罪字重泉地名所謂夏臺桀拘湯於此○重傳容切

不勝心伐帝夫誰使挑之挑徒了切王逸曰帝謂桀也言湯不勝衆人之心而伐桀誰使桀先挑之也

湯行不類重泉是囚蔡曰前漢志左馮翊有重泉史記桀不務德召湯囚之夏臺

違虐立辟蔡曰辟婢亦切法也

實罪德之由韓曰謂湯之行與桀異桀故囚之

師憑怒以割癸挑而讎癸桀也韓曰謂湯從衆欲以割正有夏桀實有以啓之非湯之所忍爲也

會鼂爭盟何踐吾期蔡曰鼂與朝同詩會朝清明書牧誓時甲子昧爽武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

蒼鳥羣飛孰使萃之王逸曰蒼鳥鷹也萃集也言武王伐紂將帥勇猛如鷹鳥羣飛誰使武王集聚之者乎

列擊紂

躬（朱本到作列）叔旦不嘉（旦周公名也）何親揆發足周

之命以咨嗟（周少隱曰言周公何爲始親揆度天命以告武王發而辛乃足）

（成周之命令以殺商受旦又咨嗟自嘆耶）授殷天下其位安施反

成乃亡其罪伊何爭遣伐器何以行之並驅

擊翼何以將之

膠鬲比蔡雨行踐期（蔡曰鬲音隔商之賢臣也比近也蔡疑當作犛音釐）

（說文剝也劃也王逸云紂使膠鬲視師武王曰以甲子至會天雨武王晝夜行或請休息武王）

（曰膠鬲今報紂矣甲子不到紂必殺之遂以甲子日朝誅紂不失期也）捧盎救灼

（蔡曰盎益也）益仁興以畢隨鷹之咸同得使萃之頸紂

黃鉞旦孰喜之（蔡曰史記周本紀武王以黃鉞斬紂頭懸之太白之旗朱云武）

王以黃鉞斬紂周公作不喜親斬紂頭之事耳

民父有罍嗟以美之

韓曰周公雖幸武王應天順人斂福錫命而咨嗟之詞雖美之而實戒之也考之周書其詳可得而推矣

位庸庇民仁克莅之紂淫以害師殛圮之

韓曰謂武王之仁足以庇民而紂之不道衆所共棄也蔡曰圮部鄙切毀也

咸逭厥死爭徂器之翼鼓顛禦讙舞靡之

韓曰請天下咸避虐政而干戈攻伐之器皆爭先而行前歌後舞鳧藻讙呼一奮擊其翼翼而不自知也蔡曰逭胡玩切逃也讙本作誰

昭后成遊南土爰底

王逸曰爰於也底至也言昭王出遊南至於楚楚人沉之而遂不還

厥利惟何而逢彼白雉

王逸曰逢迎也言昭王南遊何以利於楚乎此為越裳氏獻白雉昭王德不能致欲親往逢迎之

木瀆覩昭荊陷弑之纂曰昭謂周昭王也左傳僖公四年齊侯伐楚管仲曰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楚子曰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註昭王成王之孫南巡至于楚楚人以膠船載之涉漢船壞而溺史記昭王之時王道微缺南巡不返卒於江上其卒不赴告諱之也

繆迓越裳疇肯雜之纂曰後漢書交阯之南有越裳國周公居攝越裳重譯而獻白雉昭王不顧其德不能致乃南巡狩欲親迓越裳而求白雉焉

穆王巧梅夫何為周流梅芒敗切貪也環理天下夫何索求

穆懵祈招纂曰懵母亘切不明也招常搖切又音韶逸詩篇名祈父周之司馬世掌甲兵之職招其名也左傳昭公十二年穆王欲肆其志周行天下將必有車轍馬迹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是以獲沒於祇宮猖洋以游輪行九野惟

怪之謀蔡曰史記穆王得驥溫驪驊騮騄耳之駟西巡狩樂而忘歸胡紿娱

戴勝之獸觴瑤池以送謠蔡曰紿徒憕切欺也山海經西王母狀如

人狗尾蓬頭戴勝善嘯居河水之涯前漢司馬相如大人賦吾乃今日覩西王母暠然白首戴

勝而穴處兮註勝婦人首飾也穆天子傳天子見西王母觴于瑤池之上西王母為天子謠曰白

雲在天山陵自出道里悠遠山川間之將子無死尚能復來天子答曰予歸東土和治諸夏萬

民平均吾顧見汝此所謂送謠也韓曰按列子戴穆王肆意遠遊命駕八駿之乘馳驅千里至

於巨蒐氏乃獻白鵠之血以飲王具牛馬之湩以洗王之足遂宿于崑崙之阿觀皇帝之宮遂

賓于西王母觴于瑤池之上西王母為王謠王和之其詞哀焉此對問之所交讓也

妖夫曳衒何號乎市周幽誰誅焉得夫褒姒

衒熒絹切史記周本紀有二龍止於夏庭言曰余褒之二君也夏后帝幣糈而告之龍亡

而漦在櫝藏之傳三代莫敢發至厲王發而觀之漦流于庭化爲玄黿入王後宮後宮處妾遇之而孕無夫生女懼而棄之先時童謠曰檿弧箕服寔亡周國後有賣是器於市者以爲妖怪執而戮之夜得亡去聞所棄女啼聲哀而收之遂奔褒後褒人有罪入此女贖罪是爲褒姒幽王惑而愛之生子伯服竟廢申后以褒姒爲后遂爲申侯犬戎所殺

孺賊厥讒爰檿其弧蔡曰檿於簟切山桑木也弧昔胡切木弓也幽禍挐以夸蔡曰幽謂幽王也挐女居切牽引也憚褒以漁淫嗜蠱豙歲即餞字諫尸謗屠孰餜漦以徵蔡曰漦音釐龍吐沫也而化黿是辜蔡曰黿於袁切似鼈而大韓曰對問之意蓋罪幽王濫刑酷殺以召滅亡本可盡歸之於妖失化黿之徵也

天命反側何罰何佑蔡云反側言無常也

天邈以蒙人么以離蔡曰么倂堯切小也或胡依人音弦說文姦衰也

克合厥道而詰彼尢違

齊桓九會卒然身殺朱云九糾通作九合也王逸曰言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後豎刁易牙子孫相殺死不得斂虫流出户一人之身一善一惡天命無常罰佑之不常也

桓號其大任屬以傲幸良以九合逮孽而壞蔡引論語孔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穀梁傳衣裳之會十有一范寧註莊公十三年會北杏十四十五年會鄄十六年會幽僖公元年會檉二年會貫三年會陽穀五年會首止七年會寧毋九年會葵丘凡十一會不取北杏及陽穀爲有力也孫明復尊王發微桓公之會十有五范甯所言之外僖公八年會洮十三年會鹹十五年會牡丘十六年會淮是也孔子止言其九者

盍十三年會北杏桓始圖伯其功未見十四年會鄄又是伐宋諸侯會非會醞會壯丘會㓮首有兵車也故止言其會之盛者九焉

彼王紂之躬孰使亂惑何惡輔弼即讒諂是服比干何逆而抑沈之雷開何順而賜封之何聖人之一德卒其異方梅伯受醢箕子佯狂雷開佞人王逸曰梅伯紂諸侯言梅伯忠直而數諫紂紂怒乃殺之菹醢其身

紂無誰使惑惟志為首逆圖倒視輔讒以倖寵諸本多無修字干異名死蔡曰劉向新序紂作炮烙之刑比干曰主暴不諫非忠臣也畏死不言非勇士也見過則諫不用則死忠之至也遂諫三日不去朝紂因而殺之史記殷本紀紂愈淫亂比干曰為人臣者不得不以死爭適往諫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剖比

以觀其心

雷濟克后韓曰謂紂自戴亂棄賢用讒比干諫而死雷開佞而用也文

德邁以被茲鞫順道韓曰謂文王之德純一霣萬貿覈成而天下無異志

也蔡曰文謂文王也茍如銳切謂廣茍也鞫臨居六切說文窮理罪人也詩靈茍貨覈成冑

梅奴箕蔡曰淮南子俶真訓紂燔生人辜諫者醢鬼侯之女菹梅伯之骸史記紂爲

淫泆箕子諫不聽乃被髮佯狂爲奴遂隱而鼓琴以自悲

忠咸喪以醜辱韓曰

此兩語疑當與前紂說諸是服事文理相屬對亦隨問意耳

稷惟元子帝何篤之投之于氷上鳥何燠之

何馮弓挾矢殊能將之王逸曰馮大挾持也言后稷長持大強弓

挾箭矢有殊異將相之才洪興祖曰此與下文相屬焉如上文馮珧之馮言武王能爲弓

挾矢而將之以殊能子厚引詩以對承逸之誤也

既驚帝切激何逢

長之王逸曰帝謂紂也言武王能奉承后稷之業致天罰加誅於紂切激而數其過何逢後世嗣之長也

◎

棄靈而功篤胡䙶焉翼冰以炎盡崇長焉韓曰謂稷生而神靈天寔厚之蔡曰史記周本紀后稷其母有邰氏曰姜嫄為帝嚳妃出野見巨人跡心忻然說欲踐之踐之而身動如孕者居期而生子以為不祥初欲棄之因名曰棄詩生民誕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誕寘之平林會伐平林誕寘之寒冰鳥覆翼之既岐既嶷宜庸將焉蔡曰嶷魚力切詩克岐克嶷小兒有知識之貌紂凶以啓武紹尚焉韓曰謂紂有凶德武王能紹后稷之業也

伯昌號衰秉鞭作牧王逸曰伯昌謂文王也言紂號令既衰文王執鞭為雍州之牧也何令徹彼岐社命有殷之國

伯鞭于西蔡曰尚書西伯戡黎正義曰此伯文王也時國于岐封爲雍州伯國在西故曰西伯史記殷紀紂以西伯三公賜弓矢斧鉞使得專征伐爲汜江漢滸蔡曰滸音虎說文水厓也詩漢廣文王之道被于南國美化行乎江漢之域易岐社以太蔡曰太音泰岐在右扶風美陽中水鄉禮記曰王爲羣姓之社曰太社岐嘗有社矣王武王誅紂然後能易岐社以爲太社因岐山以名大王自豳徙焉國之命以祚武韓曰謂文王之秉政化行乎江漢之國易岐社以正天命也

遷藏就岐何能依王逸云文王朱云言太王徙其實藏來就岐下喻梁臺囊鐀仁蟻萃韓曰謂民歸文王如蟻慕羶也蔡曰詩公劉迺積迺倉迺裹餱糧于橐于囊孟子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犬馬珠玉不得免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嚴古翼曰公劉之居邠也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至太

王爲狄人所侵去邠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則遷藏就岐乃王迹之所化也故歸市之衆如蟻之慕羶也莊子蟻慕羊肉羊肉羶也

殷有惑婦何所譏王逸云謂妲己惑誤於紂不可復譏諫也

妲滅溪商痡民以亟去蔡曰妲丹達切紂寵妲已也痡音敷又音吳病也亟訖力切疾也國語殷辛伐有蘇有蘇氏以妲己女焉殷辛惑之毒痛四海故民皆亟去

受賜茲醢西伯上告何親就上帝罰殷之命以不救朱云紂醢梅伯以賜諸侯文王受之以祭告語於上帝帝乃親致紂之罪罰故殷之命不可復救也

肉梅以頒鳥不台訴蔡曰鳥恐作爲字音怡我也史記殷本紀紂醢九侯弁脯鄂侯西伯聞之竊嘆紂囚西伯羑里

執盈癸惡兵躬殄祀蔡曰

當作紂按此正言紂事所云癸惡恐傳寫誤也韓曰謂紂醢梅伯以賜諸侯西伯所以詬于天此天所以親致紂之罰故殷之命至于絕而不救也

師望在肆昌何志昌文王名王逸曰言太公在市肆而屠文王何以志知之乎

鼓刀揚聲后何喜后謂文王也

牙伏牛漁蔡曰史記齊世家大公呂望尚者東海上人姓姜氏以漁釣于西伯西伯出獵遇太公於渭陽索隱引譙周曰姓姜名牙戰國策太公望老婦之逐夫朝歌之廢屠讎賣了太公之鼓刀註何內汲人旨屠釣之由

積內以外萌歧目厥心聴

眂顯光蔡曰聴盧然切目明也眂與視同韓曰謂太公望隱於屠牛漁於渭濱有諸中而形諸外文王以心識之童曰聴音了間官有眂聴

奮力屠國以髀髖厥

商蔡曰髀音陛又必爾切股骨也髖音寬髀上也呂望屠牛文王問之呂望曰下屠屠牛上

屠屠國前漢賈誼傳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頓者所排擊剝割皆衆理解也至於髖髀之所非斤則斧也註言其骨大故須斤斧也

武發殺殷何所悒王逸曰言武王發欲誅紂何所悁悒而不能久忍也

載尸集戰何所急王逸云尸主也載文王木主

發殺曷逞寒民于烹惟栗厥文考而虔予以徂征韓曰謂武王伐殷欲拯民於虐焰中在文王則慄慄危懼有所不敢在武王則不敢不敬承文謨以卒此武功也故載文王木主以討紂有所不得已焉也蔡曰發武王名也栗謂以栗爲主史記武王東觀兵至于盟津爲文王木主載以車中軍武王自稱太子發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專也

伯林雉經維其何故王逸曰伯長也林君也謂晉太子申生爲後母

驪姬所譖遂雉經而自殺何感天抑墜猶文抑字夫誰畏懼王逸曰言驪姬讒殺申生其冤感天又讒逐羣公子當復誰畏懼也

申譖不列恭君以雉蔡曰左氏傳晉獻公伐驪戎驪戎男女以驪姬歸生奚齊驪姬嬖欲立其子使太子居曲沃姬謂太子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太子祭于曲沃歸胙于公姬寘毒而獻之公曰賊由太子太子奔新城十二月戊申縊于新城國語雉經于新城之廟註雉經頸瘡而懸死也禮記曰再拜稽首乃卒是以為恭世子也

胡蠙訟蟯賊蔡曰蠙音引又音胤與蚓同蚯蚓也說文云虫側行者蟯音饒又音饒人腹中虫而以變天地韓曰以蠙蟯二虫譬驪姬之讒謂豈蟯讒何以變天地也

皇天集命惟何戒之王逸曰言皇天集予命而與王者何不常畏慎而戒懼也

受禮天下又使至代之言王者既受天之禮命而有天

下矣又何爲至使他姓代之乎

天集厥命惟德受之亂急以棄天又祐之韓曰罒皇

天惟相有德以集厥命後世子孫不能恐懼以自棄則將祐下民而作之君所不免也

初湯臣摯後茲承輔王逸曰言湯初舉伊尹以爲凡臣耳後知其賢乃以備輔翼承疑用其謀也

何卒官湯尊食宗緒王逸曰卒終也

緒業也言伊尹佐湯終爲天子尊其先祖以王者禮樂祭祀緒業流于子孫者乎

湯摯之合祚以久食昧始以昭未克庸成績

勳闔夢生少離散亡何壯武厲能流厥嚴王逸云闔吳王闔廬也夢闔廬祖父壽夢也闔廬怨不得爲王少離散亡放在外乃刺王僚代爲吳王大有功勳壯大也嚴威也

光徵夢祖蔡曰光謂吳公子光即闔廬也史記吳世家吳自太伯十九世至壽夢始益大稱王壽夢卒長子諸樊立卒傳至王僚立公子光者諸樊之子也常以爲光父先立當傳至光乃陰納勇上專諸弑僚而代立是爲吳王闔廬也憾離以厲彷徨激覆而勇益德邁韓曰言闔廬少小被放於外不得立久其壯大終能僞其武勇以大吳國也

彭鏗斟雉帝何饗受壽永多夫何久長下逸曰言彭祖好和滋味善斟雉羹能事帝堯堯饗食之以壽考彭祖至八百歲猶自恨其不壽恨枕高而唾遠也孫曰神仙傳彭祖姓籛名鏗帝顓頊之玄孫善養性能調鼎進雉羹於堯堯封於彭城歷夏經商至周年七百六十七歲而不衰○籛音翦

鏗羨于帝聖孰嗜味夫死自暮而誰饗以俾壽

韓曰謂王逸所註爲無是理也

中央共牧后何怒王逸曰牧草名也后君也言中央之州有岐首之蛇爭共食牧草之實自相啄齧以喻夷狄相與忿爭君上何故當怒之乎蠭蟻微命力何固王逸曰言蜂蟻有蠚毒之蟲受天命負力堅固屈原以喻蠻夷自相毒蠚臣其常也獨當憂秦吳耳新添楚辭贅說曰王逸註無所據引不可信原意謂中央者中國也共牧者共九州之牧也共使中國共牧無所戰爭則君何怒而有討乎今蠭蟻微命而好爭其力甚固蓋蠭有毒而蟻好鬭故也以喻上失其政九州無牧諸侯戰爭不可禁止以譏當時之事耳或謂原因見楚之宗廟有此昔之蛇如今古村中多畫毒蛇怪物之類者故因以諷焉下可知也蔡曰蠭音峯蟻或作蛾蛾古蟻字蠚音若竊也

螝蠲已毒蔡曰螝胡對切說文蚕蛹也古今字註螝音虺字韓非子虫有螝者一身

兩口爭食相齧遂相殺也齧倪結切噬也不以外肆細腰羣蠭蔡曰蠭式亦切蟲行毒也博物志細腰蜂無雌雄之類取桑虫及阜螽之子抱而為已子也大何足病

驚女采薇鹿何祐北至回水萃何喜王逸云祐福也萃止也言昔者有女子采薇菜有所驚而走北走至於回水之上止而得鹿遂有福喜也朱云未詳

萃回偶昌鹿曷祐以女韓曰對以為避禍得鹿亦偶然耳

兄有噬犬弟何欲王逸曰兄謂秦伯也噬犬齧犬也弟秦伯弟鍼也言秦伯有齧犬弟鍼欲請之易之以百兩卒無祿王逸曰言秦伯不肯與弟鍼犬鍼以百兩金易之而又不聽因逐鍼而奪其祿也元許云問云百兩蓋謂車也

王逸以爲肓兩金誤也朱云舊註以爲秦公子鍼之事然與左傳不同未知是否

鍼欲兄愛以快後富愈多厥車卒逐以旅蔡曰春秋昭公元年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左氏傳罪秦伯也晉國語秦后子來仕其車千乘后子即鍼也○鍼其鹽切

薄暮雷電歸何憂朱云此下皆不可曉王逸曰言屈原書壁所問略訖日暮欲去時天大雨雷電思念復至自解曰歸何憂乎洪興祖曰薄暮喻年將老也雷電喻君暴惡也歸何憂者自寬之辭也厥嚴不奉帝何求王逸曰言楚王惑信讒佞其威嚴當日墮不可復奉成雖從天帝求信神無如之何伏匿穴處爰何云王逸曰爰於也云言也吾將退於江濱出匿穴處耳當復何言乎荊勳作師夫何長先王逸曰荊楚也師衆也勳功也初楚邊邑處女與吳

邊邑處女爭採桑於境上相傷二家怒而相攻於是楚竊此興師攻滅吳之邊邑而怒始有功時屈原又諫言我先爲不古怒不可長久也一無先字攀日史記吳世家吳王僚九年公子光伐楚拔居巢鍾離取兩都而去言楚雖有功吳復伐楚非長久之策也此楚年王時事屈原微往事以諷耳

悟過改更我又何言王逸曰欲使楚王覺悟也

咨吟于野胡若之佷董曰佷戾也户懇切嚴隆諠殄丁嚴任韓曰閔原當此禮義消亡之時也合行違匿固若所咿嚘蔡曰咿音伊嚘音憂咿嚘嘆也

也醜齊徂秦晉嚴詐譢蔡曰嗋徒監切與歌同說文食也登狡

怨毒意誰與韓曰謂原伏匿草野尚與詞致憤欲何爲

庸咈以施蔡曰咈甫物切違也甘恬禍凶亟鋤夷愎不可

化徒若罷韓曰謂楚懷王之臣秦欲伐齊與楚從親惠王患之乃令張儀厚幣事楚絕齊願獻商於之地六百里楚懷王貪而信張儀遂絕齊使使如秦受地張儀詐之曰儀與王約六里不聞六百里懷王怒興兵伐秦大敗於丹陽明年秦割漢中地與楚以和時秦昭王欲與懷王會王欲行屈原諫之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懷王信子蘭言竟行遂死于秦此對之意所以詳言原當日諫之不聽以至於斯云爾蔡曰懷弱力切狠也罷讀曰疲勞也

吳光爭國久余是勝王逸曰言吳與楚相伐至於闔廬之時吳兵入郢都昭王出奔故曰吳光爭國久余是勝言天勝我也何環穿自閭社丘陵爰出子文王逸曰子文楚令尹也子文之母鄖公之女旋穿閭社通於丘陵以淫而生子文蔡曰一作何環閭穿社以及丘陵是淫是蕩爰出子文未云子文事見論語他則不可曉矣吾告堵敖以不長王逸曰堵敖楚賢人也屈

原放逐時語堵敖曰楚國將衰不復能久何
長也朱云堵敖者楚文王子成王兄也

試上自予忠名彌彰王逸曰屈原言我何敢嘗試君上自號忠直之名以顯彰後世予以同姓之故中心懇惻義不能已也試一作識予一作與彰一作章

闔綽厥武滋以修頽蔡曰楚昭王十年吳王闔廬伐楚楚大敗吳兵遂入郢

於菟不可以作怠焉庸歸元註問云愛出子文哀今無此人但任子蘭也蔡曰左氏傳宣公四年初若敖娶於䢵生鬬伯比若敖卒從其母畜於䢵淫於䢵子之女生子文焉䢵夫人使棄諸夢中虎乳之䢵子田見之懼而歸夫人以告遂使收之楚人謂乳爲穀謂虎爲於菟故命之曰鬬穀於菟以其女妻伯比實爲令尹子文○穀奴口切於音烏菟音徒

款吾敖之閼以旅尸元註楚人謂未成君而死曰敖堵敖楚文王兄也今哀懷王將如堵敖不長而死以此告之逸註以爲堵敖爲楚賢人大謬蔡夢弼曰闔

烏葛切塞也止也按左氏傳莊公十四年楚置滅息以息嬀歸生堵敖及成王焉楚子文王遂莊公十九年杜敖立二十三年成王立杜敖關堵敖也則堵敖乃成王之兄子厚以爲文王見亦誤矣楚懷王爲秦昭王所詐令會武關遂留之要以割地懷王卒死于秦此所謂旅尸也

誠若名不尚曷極而辭韓曰謂屈原若無尚曾之心則天門曷極其辭如此一本作食姑不失聖人胡注不道象文公云舊註之說徒以多識異聞〻〻功唐柳宗元始欲質以事理爲之條對然亦學未聞道而誇多衒巧之意猶有雜乎其間

唐柳先生集卷之十五

問答　諸家註

晉問

韓曰公晉人寔以堯之故都爲重故設武陵之問而悉以晉之名物對一曰晉之山河表裏而險固二曰晉之金鐵甲堅而刃利三曰晉之名馬其強可恃四曰晉之北山其材可取五曰晉之河魚可爲偉觀六曰晉之鹽寶可以利民七又先言文公霸業之盛而後以堯之遺風終焉其爲文句謂工矣補註晁無咎取此文附續楚辭其系有曰枚乘七發蓋以微諷吳王濞毋反晉問亦七蓋効七發以諷時君薄事役而隆道實云

吳子問於柳先生曰子（童曰吳）武陵先生晉人也童曰云河

東人晉之故宜知之故下一有封字曰然則吾願聞之

可乎曰可晉之故封太行掎之韓曰太行在澤州晉城縣一云

在懷州修武縣西北則此山嘗在二州之界也孫曰漢地理志太行山在河內山陽縣西北掎

舉綺切偏引也首陽起之韓曰首陽山在河東蒲坂縣雷山之北河曲之中黃

河迤之韓曰黃河之源出自崐崘循雍州北徼達華陰至於德州而入于河晉地蓋當

河之曲也說文迤移爾切邪々也大陸靡之孫曰書大陸既作漢地理志在鉅縣

北澤名也韓曰按通典在趙州昭慶縣即隋大陸縣地有大陸澤又云深州有陸澤縣大陸亦

在此則此澤當在二州之界也靡釋文一云靡旦迤或巍而高或呀而淵

呀虛加切張口也景霍汾澮以經其壖孫曰晉語景霍以為城汾河涑

澮以為淵註云景大也景霍謂霍太山在河東彘縣汾河涑澮四水名張曰說文壖城下田也

潘水墂在河邊地○汾符分切瀆古外切墂而亘切若化若遷鮑嬰蟬聯

然後融為平川而侯之都居孫曰晉侯之國大夫之邑

建為其高壯則騰突撐拒童曰撐抽庚切衰柱也拒音巨得也聲

岈鬱怒聲五交切語不入也呀許加切岈深貌與訝同谷中大空若熊羆之

咆音庖嘷也虎豹之嘷音豪終古而不去攫秦搏齊張曰

攫持也厥縛切當者失據嶽狄惴怯若卵就壓孫曰若泰山之

壓累外就作輾振振業業覻闚蹀戶張曰覻七慮切伺視也蹀達協

切蹈也愓若僕妾其按衍則平盈旋緣紆徐袤迴

若飛鳶之翔舞鳶余專切與鳶同洄水之容與張曰洄釋文逆

流而上也以稼則碩以植則茂以牧則蕃以畜則庶

而人用是富而邦以之阜其河則濬源崐崙八
于天淵出乎無門行乎無垠自匈奴而南以界
西鄙孫曰匈奴單于在晉之西衝奔太華韓曰太華即華岳也在晉之西○華
去聲運肘東指混潰后土童曰混音渾潰胡對切散也濆濁麾
沸張曰濆音汾又房吻切湧也黿鼉詭怪童曰黿似鼈而大鼉水虫力至猛能
攻陷河岸黿音元鼉徒河切于于汩汩騰倒駃越張曰駃音侯馬足疾
貌委泊涯溪童曰溪音侯水涯呀呷欽納童曰呷迄甲切吸也欽呼
合切大歛也摧雜失墜其所蕩激則連山參差廣野
坼裂轟雷努風轟呼宏切努音弩撼鵠于嘎張曰撼戶感切搖也
鵠[illegible]諧韻牙之一本作鵠譯二頭下也音憾嘎音戛崩石之所轉躍大宂

之所擢拔湍泙洞踏者韋曰湍水激而疾泙亦水鳴聲也湍崩波朋切泙亡明切典泙通踏音沓艄數千里若萬夫之斬伐而其軸艫之所負韓曰舳船後持拖處艫船前刺櫂處又漢律名船方長為舳艫二字宮當從舟音逐盧橦檣之所御童曰橦傳江切檣音牆船桅也鱗川林壑

隨雲遁雨瞬目而下者韓曰瞬音舜搖目也榛榛沄沄一縣祚縣百舍一赴者是何如吳子曰先生之言豈厚險固誠晉之羨矣然晉人之言表裏山河者孫曰僖二十八年左氏子犯曰吾貞不捷表裏山河必無害也備敗而已非以為榮觀顯大也吳起所謂在德不在險孫曰史記魏武侯浮西河而下謂吳起曰美哉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起曰在德不在險也皆晉人之

籍也皆一作此籍或作籍記也頗聞其他

先生曰大鹵之金孫曰大鹵太原晉陽縣○鹵音魯棠谿之下

韓曰棠谿屬蔡州孫曰史記蘇秦說韓宣惠王曰韓卒之劍戟皆出於冥山棠溪涂廣曰汝南

吳房有棠谿亭火化木淬潘云淬取內切前漢作焠註謂燒而內水中以堅之器

備以充為棘為矛童曰棘即戟也孫曰說文云矛前矛也建於兵車長二丈

為鎩為鉤孫曰鎩音殺長刃為鏑為鏃鏑音的鏃作亍切亡矢錐為

鍭晏本如此寫宣獻李燕寫鍭為三字孫以說文云矢金鍭翦羽曰鍭音候張云矢名

出太白孫曰太白星名西漢志太白兵象也徵蓐收孫曰招二十九年左六云

昊代之子曰該爲蓐收西方之神台招搖孫曰招搖北斗七星也春秋運斗樞云北

斗七星第一天樞第二旋第三璣第四權第五衡第六開陽第七瑤光搖光即招搖也韓曰音

忘招搖主切火尖蚩尤孫曰漢武帝建元六年蚩尤之旗見其長亘天蚩尤旗星韓曰隋志熒星散為蚩尤旗見則王者征伐四方肅肅縱縱山宜切一本作邪邪合衆靈而成之博者狹者曲者直者歧者勁者長者短者攢之如星奮之如霆運之如縈浩浩弈弈淋淋滲滲童曰淋音林以水沃也滲音迪洒也熒熒的的熒音瑩若雪山冰谷之積觀者膽掉徒弔切目出寒液童曰液淚也當空發耀英精互繞晃蕩洞射天氣盡白日規為小鑠雲破霄鑠式灼切跕墜飛鳥韓曰漢書飛鳶跕跕墮水中釋文跕跕墮落也○跕都牒切又宅協切弓人之弓匠人之甲膠角百選犀兕士屬孫曰周禮弓人為弓取六材必以其時角也者以為

函也鎧也者以爲矛𢧵函人爲甲犀甲七屬兕甲六屬○屬音注乃使跟趦𧿭

夾之倫善曰跟音根足踵夾音挾服而持之南瞰諸華張曰瞰苦

濫切遠視也北讋羣夷韓曰讋質涉切失氣言也技擊節制孫曰荀子

齊之技擊不可以遇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聞於天下是

爲善師延月而望之圍以拳拘喘汗免冑肉袒

進不敢降胡江切退不敢竄是何如吳子曰夫

兵之用由德則吉由暴則凶是又不可爲美觀

也先軫曰師直爲壯曲爲老韓曰僖二十八年左傳子犯曰師直

爲壯曲爲老此云先軫言恐誤況徒以堅甲利刃之爲上哉

先生曰晉國多馬屈焉是產孫曰僖二年左氏晉荀息請以屈產

之乘傀道於虞以伐虢杜預註屈晉地名出良馬上寒氣勁崖坼谷裂草木短縮鳥獸墜匿而馬蕃馬師師兟兟章曰兟進也音說溶溶紜紜轀轀轔轔轀音雷轔音鄰或赤或黃或玄或蒼或醇或駹張曰駹雜色莫江切黟然而陰童曰黟黑色音撿炳然而陽若旌旃旂幟之煌煌幟音侈乍進乍止乍伏乍起乍奔乍躓張曰躓跲也音致若江漢之水奚風驅濤擊山盪壑盪音蕩又宕浪切雲沸而不止羣飲源槁童曰源槁水竭迴食野赭張曰赭赤色音者浴川蹙浪噴震播灑韓曰噴鼓鼻也普問切灑音洒潰潰焉若海神駕雪而來下觀其四散惝怳韓曰惝齒兩切李作敞怳許往切惝怳狂貌

開合萬狀喜者鵲厲怒者人搏決然坌躍坌蒲悶切千里相角風駿霧鬣駿祖紅切鬣音獵斸山抉壑童曰斸研也音蜀耳搖層雲腹捎衆木捎芟也音宵寂寥遠遊不夕而復攫地跳梁堅骨蘭筋相馬經一筋從玄中出謂之蘭筋玄中者目上陷如井字蘭筋豎者千里交頸互齧倪結切鬪目相馴聚浚更噓昂首張齗其介者則連牽繳繞繳古了切繞尒沼切仰乳俯齕童曰齕囓也下沒切蟻雜螽集啾啾濈濈韓曰啾即由切聲也濈七立切上林賦濈湁鼎佛註謂水激也旅走叢立其材之可者收斂攻敎掉手飛麾指毛命物百步就羈牽以荀息穀梁僖二年荀息牽馬操璧而前御以王良孫曰哀二年左

氏郵良曰我兩靷將絕吾能止之我御之上也即王良趨以范鞅孫曰襄二十三
年左氏范鞅逆魏舒升請驂乘持帶遂超乘車以欒鍼孫曰成十六年左氏步毅御晉
厲公欒鍼爲右掀公以出於淖韓曰已上四公皆晉之臣○欒音鸞鍼其廉切以佃以
弋獸獲敵推若是何如吳子曰恃險與馬者守
不闇守故曰冀之北土馬之所生是不一姓韓曰
昭四年左傳司馬侯曰恃險與馬而虞鄰國之難是三殆也九州之險是不一姓冀之北土馬
之所生無興國焉恃險與馬不可以爲固也冀北即冀州之北請置此而新其
說
先生曰晉之北山有異材梓匠工師之爲宮室
求大木者天下皆歸焉仲冬既至孫曰周禮仲冬斬陽木

寒氣凝成外涸內貞瀋瀄不行孫曰左氏猶拾瀋也說文瀋汁也瀄滓瀄也〇瀋音審瀄音亦乃堅乃良萬工舉斧以入必求諸巖崖之欹傾磵磴之紆縈凌嶒岏之杪顛韓曰嶒岏山銳貌杪說文云木標末也即枝上端〇嶒徂丸切岏五官切杪音眇漱暴源之淦瀠童曰淦沈也瀠水回貌〇淦古南切瀠音營根絞怪石小土而植千尋百圍與石同色羅列而伐者頭抗河漢刃披虹霓聲振連巒柿塡層谿童曰柿削木札擭也陳楚謂櫝為柿柿音肺丁丁登登韓曰詩伐木丁丁硠硠稜稜韓曰說文硠石聲一曰硠硠堅也稜稜四方木也〇硠呂唐切稜盧登切若兵車之乘凌其響亡吻應則潰潰漰漰洶洶藐藐韓曰說文洶湧也一曰洶

湧水聲○洶許拱切薨呿脇切若霽若崩若螭龍之鬭風霆相

騰其殊，以下者札嘎捎殺摧崒坱圠韓曰崒山峻貌坱塵

也圠山曲也孫曰賈誼賦坱圠無垠○崒作嶻睽律二切坱烏朗切圠音軋霞披電

裂又似共工觸不周而天柱折孫曰列子湯問篇共工氏與顓

頊爭爲帝怒而觸不周之山折天柱絕地維張湛註不周山在西北之極鵾鶴鶖鶬

音二首昆騰秋倉韓曰爾雅鷄三尺爲鵾鶬鴰鴨而皐樹者爲白鸛曲頸爲黑鸛說文鶖禿鶬

也鶬麋鴰也關西呼鹿鴰山東通謂之鶬號鳴飛翔貙犴虎兕孫曰釋文

貙劉也似狸能捕獸祭天犴胡地犬也○貙勑俱切犴音岸奔觸讋慄伏無

所入遯無所脫然後斷度收羅孫曰魯頌是斷是度捎危

顛覆槃柯乘水潦之波以入于河而流焉盪突

硨兀童曰硨兀危石也○硨郎兀切轉騰冒沒類秦神驅石以
梁大海孫曰三齊略記曰秦始皇作石塘欲過海觀日出處于時有神人能驅石下海
城陽一山石盡起立嶷嶷東傾狀似相隨而去云石去不速神人輒鞭之盡流血石莫不悉赤
至今猶爾抵曲鱗蹙邐流雷解匯音會水合流一音胡罪切水迴前
者汩越後者追隮乃下夫龍門之懸水摺拉頹
踏童曰摺敗也拉摧也○摺貲涉切拉落合切亦通作摺捽首軒尾韓曰說文
捽持頭髮也昨没切漢貢禹捽草杷土澒入重淵童曰澒大水潒澒也胡動切
不知其幾百里也濤波之旋滔山觸天既渟既
平彌望悠焉良久乃始昂屹涌溢挺拔而出林
立𡶟崒穿雲蔽日渙然自撓復就行列渾渾而

上以至其所唯良工之指顧叢臺阿房孫曰戰國時趙
王故臺在邯鄲城中連聚非一故名叢臺史記
秦始皇三十五年營作朝宮渭南上林苑中先
作前殿阿房韓曰張衡東京賦云趙建叢臺於
後註趙武靈王起又云秦政利觜長距乃構阿
房長樂未央孫曰漢宮闕名建章昭陽之隆麗詭特孫曰
武帝太初元年建建章宮在未央宮西昭陽亦殿名皆是之自出若是何
如吳子曰吾聞君子患無德不患無土患無上
不患無人患無人不患無宮室患無宮室不患
材之不已有先生之所陳四累之下也且虒祁
既成諸侯叛之韓曰左傳昭公八年晉侯方築虒祁之宮至昭十三年晉成虒
祁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註虒祁地名在絳
西四十里臨汾水○虒音斯亦作褫祁巨之切

先生曰河魚之大（韓曰河當是黃河也）上迎濤波（一有羅字）延
津涯千里雷馳重馬輕車遂以君命矢而縱觀
焉（韓曰矢陳也隱五年左氏公矢魚于棠）大罟斷流脩網亘山罩
罶罹罜（詩烝然罩罩罩都教切又詩魚麗于罶註罶曲梁也力久切張衡西京賦曰設罜麗註云魚網音獨鹿按唐韻罜古賣切又胡卦切皆不說是魚網令上文四物皆是魚網當
音獨庶）織紝其間臣舟軒昂仡仡還環水師更呼
聲裂商顏（韓曰商山名在商州孫曰商顏商山之顏見張儀傳）於是鼓譟
沓集而從之鉅龍吭拔鯨鰭（韓曰鯨大魚鰭魚脊上骨○鯨巨京
切鰭音耆）截白黿（韓曰黿似鼈而大音元）逐毒螭（韓曰螭如龍而黃無角抽
知切）叱馮夷（韓曰清泠傳曰馮夷華陽潼鄉隄首人也服八石得水仙是為河伯）

水湄搜擭流離〔攫古丮切〕掆緔拖移梁會網罭騰天獮圍掉躃擁踴〔童曰說文躃人不能行也踴跳也躃音躄踴音勇〕以登夫歷山之垂〔韓曰歷山在河東〕如川之歸如山之崔〔一作摧〕如雲之披其有乘化會神振拔連淪〔韓曰水成紋曰漣小波為淪〕摛奇文出怪鱗騰飛濤而上逸生電雷於龍門者猶仰綸飛繳頓踏而取之〔童曰繳生絲縷音灼〕〔踏一作踣〕莫不脫角裂翼呀嚇匍匐〔童曰嚇怒也亦云口拒人音赫〕復就臠切〔臠力兖切〕莫保龍籍具糅五味〔韓曰具一作扗糅雜也女救切〕布列雕俎風雲失勢沮散遠去若夫魦鱛鮪鯉鰋鱧魴鱮之瑣屑蔑裂者〔鱧音禮〕亦固不足

悉數溮脘絃目養之水府而三河之人則已填溢饜飫腥膏鷄鹵間膾炙之美則掩鼻蹙頞賤甚糞土而莫顧者也若是何如吳子曰一時之觀不足以夸後世口舌之味不足以利百姓姑欲聞其上者

先生曰猗氏之鹽（孫曰猗氏縣屬河中猗氏之鹽即河中兩池也）晉寶之大也人之賴之與穀同化若神造非人力之（孫曰）功也但至其所則見溝塍畦畹之交錯輪囷（說文云塍稻中畦又云田五十畝曰畦三十畝曰畹○塍音承畹音宛）若稼若圃敞兮句句渙兮鱗鮮邐彌紛屬（邐力紙切彌音彌）不知

其垠俄然決源釃流釃山宜切又所綺切交灌互澍韓曰互差
互也澍說文澍生萬物○澍音注又音樹著垓若股委屈延布屈一作曲
脉寫膏浸潗濕滑涓瀰高掩庳與卑通漫瀧冒塊
童曰瀧田中高處○漫平聲決決浚浚遠近混會抵值堤防
瀴瀛霈濊童曰瀴溟水絕遠貌濊水聲或曰礙流也○瀴伊盈切濊呼括切得
然成淵洊然成川童曰沆洊大水貌○洊音荐觀之者徒見
浩浩之水而莫知其以及袾液陰漉音鹿甘鹵窔
起童曰鹵鹹水孕靈富媪孫曰漢禮樂志后土富媪媪女老稱也坤為母故稱
媪烏皓切不愛其美孫曰禮記地不愛其寶無聲無形熛結迅
詭孫曰說文熛飛也畀遙切火迴眸一瞬積雪百里皛皛羃

羃童曰晶明也胡了胡沁二切羃音覓一亦幕冪奮僨離析童曰僨僵也方問切鍛圭椎壁孫曰鍛小冶圭壁皆言監之狀○鍛丁貫切椎音提眩轉的礫眩音縣衣似殞星及地明滅相射滅一作激射食亦切冰裂雹碎巃嵸增益巃格孔切嵸祖紅子孔二切巃嵸山貌大者印纍孫曰漢書印何纍纍小者珠剖涌者如坻孫曰坻水渚音墀又與禮切坳者如缶日晶熠熤晶音精熠羊入切熤燿也音育螢駭電走亘步盈車方尺數斗於是裒斂合集舉而推之皓皓乎懸圜之巍巍孫曰懸圜日在崑崙上皦乎滺乎汗々太白之淋漓孫曰皦日也滺大水貌太白山名在扶風漓潘亦作灕流貌一曰水滲入地○皦古了切滺弋沼切駭化變之神奇乎不可推也然

後驢驘牛馬之運驘與騾同西出秦隴南過樊鄧韓曰
樊即樊城縣今襄州臨漢縣也鄧即鄧州也北極燕代東逾周宋家
獲作鹹之利孫曰書潤下作鹹人被六氣之用和劍兵
食以征以貢孫曰征稅也其資天下也資利也與海分
功孫曰與海鹽分功也可謂有濟矣若是何如吳子曰魏
絳之言曰近寶則公室乃貧孫曰成七年左氏晉人謀去故絳諸
大夫皆曰必居郇瑕氏之地國饒而近盬韓獻對曰山澤林盬國之寶也近寶公室乃貧誤文
盬即東鹽池袤五十一里廣七里周總百一十六里豈謂是耶雖然此可
以利民矣而未為民利也先生曰願聞民利吳
子曰安其常而得所欲服其教而便於己百貨

通行而不知所自來老幼親戚相保而無德之者不告兵刑不疾賦力所謂民利民自利者是也

先生曰文公之霸也援秦破楚囊括齊宋孫曰賈生過秦論曰囊括四海括結囊也曹衛解裂孫曰僖二十七年左氏楚子及諸侯圍宋晉文公率齊秦救之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婚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文公於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魯鄭震恐孫曰僖三十年晉侯圍鄭以其無禮於晉定周于溫韓曰僖二十四年周襄王辟昭叔之難居于鄭氾二十五年文公取昭叔于溫殺之于溫師迎王于鄭四月王入于王城奉冊受錫夾輔糾逖以為侯伯韓曰僖二十八年左氏王命尹氏策命晉侯為侯伯賜之大輅之服戎輅之服彤弓

彤矢百盧弓矢千秬鬯一卣虎賁三百人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逖王慝糾逖
遠也有惡於上者糾而遠之齊盟踐土低昂玉帛孫曰僖二十八年五
月魯侯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踐土鄭地天子恃焉以
有諸侯諸侯恃焉以有其國百姓恃焉以有其
妻子而食其力叛者力取附者仁撫推德義立
信讓示必行明所嚮違禁止一好尚春秋之事
孫曰謂朝聘之事也公侯大夫冀文馬孫曰文九年左氏宋人以文馬百乘
贖華元于鄭計云文馬書馬爲文馳軒車出入環連貫于國都
則有五達之堂九几之室孫曰周禮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筵八
尺几三尺也大小定位左右有秩禽牢餼饋孫曰周禮掌客

諸侯之禮上公乘禽日九十雙饔餼九牢諸侯乘禽日七十雙饔餼七牢子男乘禽日五十雙

饔餼五牢交錯文質饗有嘉樂孫曰定十年左氏孔子曰犧象不出門嘉

樂不野合註公嘉樂鍾磬宴有庭實孫曰莊二十二年左氏庭實旅百登降

好賦孫曰謂賦詩以見志犧象畢出孫曰犧象皆尊名○犧素何切犒勞

贈賄董曰釋文賞勸功曰勞賄貨賄也○勞郎到切率禮無失六卿

理丘大戎小戎韓曰戎兵車也鍾鼓丁寧孫曰宣四年左氏伯棼射

王汰輈及鼓跗著於丁寧註云丁寧鉦也以討不恭車埒萬乘張曰埒作

也音男卒率天下鼓之則震旆之則畏孫曰平丘之會八月

辛未治兵建而不旆壬申復旆之諸侯畏之注軍將戰則旆故曳施以恐之其旆令

之動若水之源若輪之旋莫不如志當此之時

咸能驩娛以奉其上故其民至于今好義而任力與以民力自固假仁義而用天下其遺風尚有存者若是可以為民利也乎吳子曰近之矣然猶未也彼霸者之為心也引大利以自嚮而摟他人之力以自為固補註取孟子摟諸侯以伐諸侯之意而民乃後焉非不知而化不令而一異乎吾嚮之陳者故曰近之矣猶未也

先生曰三河古帝王之更都焉韓曰三河河東河南河北道也

蓋河東道之河中府蒲阪舜堯所都絳州夏縣禹所都河南道之陳郡伏羲神農所都一云伏羲又都曲阜黃帝都於鄭州而少昊都於窮桑即今之兗州曲阜縣則又皆隸河南道也而河

北道之冢堯山則黃帝之都耳孫曰漢書貨殖傳唐人都河東殷人都河内周人都河南一河王者所更居也而平陽堯之所理也孫曰堯都平陽舜都蒲阪韓曰平陽今之晉州有茅茨采椽土型之度孫曰韓子曰堯舜采椽不刮茅茨不翦飯土熘啜土型土熘飯器土型羹器皆以瓦為之○型音刑故其人至于今儉嗇有温恭克讓之德孫曰書曰允恭克讓故其人至于今善讓有師錫僉曰疇咨之道故其人至于今好謀而深有百獸率舞鳳凰來儀於夔時雍之美故其人至于今和而不怨有昌言儆戒之訓故其人至于今憂思而畏禍有無為不言垂衣裳之化補註易繫辭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憂[illegible]無棠生故其人至于

今恬以愉此堯之遺風也願以聞於子何如吳
子離席而立拱而言曰美矣善矣其蔑有加矣
此固吾之所欲聞也一有凡字大倫則人用足而不
溪讓則遵分而進善其道不闕張閑分謂分守也侯問切謀
則通於遠而周於事和則仁之質戒則義之實
恬以愉則安而久於其道也至乎哉今主上方
致太平動以堯為準先生之言道之奧者著果
有貢於上則吾知其易易爲也孫曰禮記吾觀於鄉知王道之
易易也○易並以豉切舉晉國之風以一諸天下如斯而
已矣敬再拜受賜

答問

韓曰公永正元年九月自監察御史坐王叔文之黨黜爲邵州刺史十一月改永州司馬據問云先生遭有道不能奮厥志獨被罪伏匿則答問之作當在到永州後

有問柳先生者曰先生貌類學古者然遭有道不能奮厥志獨被罪辜廢斥伏匿交遊解散羞與爲戚生平嚮慕毀書滅跡他人有惡指誘增益身居下流爲謗藪澤罵先生者不忌陵先生者無適遇揖目動聞言心惕時行草野不知何適獨何劣邪觀今之賢智莫不舒翹揚英童刁翹亦

也推類援朋疊足天庭魁壘恢張張一作能係日漢書鮑宣傳朝亡無有大儒魁壘之士魁壘壯貌○魁口瑰切壘音磊羣驅連行奇謀高論左右抗聲出入翕忽擁門填扃一言出口流光垂榮豈非偉耶先生雖讀古人書自謂知理道識事機而其施為著是其悖也狼狽獷僇言戮何以自表於今之世乎先生荅曰敬聞命然客言僕知理道識事機過矣僕懵夫屈伸去就張日懵不明也女亘切又目摠切觸罪受辱幸得聯支體完肌膚猶食人之食衣人之衣上衣去聲下衣如字用人之貨無耕織居販居儲貨也然而活給若媿恐慄之不暇

今客又推當世賢智以深致誚責誚才肖切吾縲囚也韓曰論語註縲黒索也倫追切逃山林入江海無路其何以容吾軀乎顧客少假聲氣使得詳其心次其論客曰何取先生曰僕少嘗學問不根師說心信古書以為凡事皆易不折之以當世急務徒知開口而言閉目而息挺而行躓而伏韓曰躓路也言致真疐通不窮喜怒不究曲直衝羅蹈穽不知顛踣蒲北切愚惷狂悖若是甚矣又何以恭客之教而承厚德哉今之世工拙不欺賢不肖明白其顯進者語其德則皆汎洋深閎端貞鯁亮菴弁涵養

與道俱往而僕乃蹇淺窄僻跐浮嚄唶張曰嚄集韻胡
陌切大呼也又嚄唶多言也唐韻嚄唶大奐也唶子夜切嘆聲也又側伯切大聲也抵蹊
隘厄固不足以趑趄批捩而追其跡趑趄行不進貌○趑
七咨切趄千余切批蒲結切捩力結切臬其理則皆謨明淵沈剖
微窮深剖普后切劈析是非劈音僻校度古今而僕乃
緘鉗塞默鉗其廉切耗眊窒惑童曰眊目少精也音冒抉異探
怪抉一決切挑也起幽作匿伈伈恤恤孫曰昭十二年左氏恤恤乎湫
乎攸乎註攸懸危貌恤憂患也卒自厭賊厭與禍同固不足以睢盱
激昂而效其則張曰睢仰目盱張目睢許規切盱句于切○言其學
則皆揔攬羅絡橫豎雜博童曰豎立也音樹天旋地縮

鬼神交錯而僕乃單庸撇孳（童曰撇匹蔑切離正作擊孳摯也）跳空虛竊聽道塗顓嚚豪愚（顓與專同）不知所如固不足以抗顏搖舌而與之俱稱其文則皆汗漫輝煌呼噓陰陽（噓一作噏）轇轕三光（韓曰轇轕長遠貌一曰雜亂也音交葛）陶鎔帝皇而僕乃朴鄙艱澀培塿潗湁（章曰傳雅培塿冢也左氏襄二十四年云部婁無松括即培塿也而字不從土說文潗湁求貌○培薄口切塿郎口切潗子入切湁丑入切揢或作嵱湊焱朗切）固不足以攄摛踴躍而涉其級茲四者懸毫聯縷緝塵出坱入判雖庸童小女皆知其不及而又褰以罪惡纏以羈縶客從而擠之（擠排也牋西子計二切）不亦忍乎且

夫白義騄耳之得康莊也（孫曰列子周穆王命駕八駿之乘左服騧驊而右騄耳右驂赤驥而左白義釋言云五達謂之康六達謂之莊康莊大道也義晏本作蟻史記作蟻）逐奔星先飄風而踐驢不出泥濘黃鍾元間之登清廟也（孫曰國語有六間元間大呂一間夾鍾三間中呂四間林鍾五間南呂六間夾鍾）鏗天地動神祇而鳴嗚咬哇（孫曰史記李斯曰擊甕叩缻彈箏搏髀而歌呼嗚嗚真秦之聲也嗚嗚當是秦曲名咬哇邪聲○咬五巧切哇於佳切）不入里耳（孫曰莊子大聲不入於里耳）西子毛嬙之蹤後宮也（孫曰孟子曰西子蒙不潔云云西施越又莊子曰毛嬙麗姬人之所美也毛嬙蓋趙王嬖姬）皦朝日爍浮雲而無儷遂於鄉里（孫曰列女傳無鹽齊女）蛟龍之騰於天淵也彌六合澤萬物而

蝦與蛭不離尺水蛭水虫音質卓詭倜儻之士之遇明世也韋曰倜他歷切儻他黨切不羈也用智能顯功烈而麼眇連蹇韋曰麼細也目果切連盧蹇切出前揚雄傳顛頓披靡固其所也客又何怪哉且夫一涉險阨邅而不再者烈士之志也知其不可而速已者君子之事也吾將竊取之以淺吾世不亦可乎乃歌曰堯舜之修兮禹益之憂兮能者任而愚者休兮躚躚蓬雚韓曰躚躚相滑貌雚葦草○躚音仙雚徒丱切樂吾囚兮吾一作夫文墨之彬彬音邠一本作中中足以舒吾愁兮已乎已乎曷之求乎冥乃笑而去

起廢答

韓曰亦永州未召時作

柳先生既會州刺史即治事還遊于愚溪之上溪上聚黧老壯齒（孫曰黧黑而黃色音黎）十有一人謖足以進（童曰謖起也山六切）列植以慶（孫曰莊子褱植散羣植行列也音値）卒事相顧加進而言曰今茲是州起廢者二焉先生其間而知之歟答曰誰也曰東祠躄浮圖（張曰說文躄人不能行也必益切亦書作躃）中廄病顙之駒（童曰廄馬舍音究）曰若是何哉曰凡為浮圖道者都邑之會必有師師善為律以勑戒始學者與女釋者甚尊嚴

且優游躄浮圖有師道少而病躄日愈以劇居東祠十年扶服輿曳（孫曰扶服與匍匐同）未嘗及人仄匿愧恐殊甚（一本無殊字）今年他有師道者慈以故去始學者與女釋者倀倀無所師（童曰倀倀無見貌又獨立也音社）遂相與出躄浮圖以為師盥濯之扶持之壯者執輿幼者前驅被以其衣導以其旗杖揚亦親引且翼之（孫曰詩以引以翼）以躄浮圖不得已凡師數百生（一作人生）日讀飲食時獻巾帨洋洋也舉莫敢踰其制中既病顙之駒顙之病亦且十年色玄不危無異技硜然大耳（硜若東宋二切）然以其病不

得齒他馬食斥棄異皁（在早切馬厩）恒少食屏立擯
辱掣頓異甚（掣尺制切又二切）垂首披耳懸涎屬地凡
厩之馬無肯為伍會今刺史以御史中丞來莅
吾邦（孫曰貞元九年御史中丞崔公來莅永州）屏棄羣駟舟以泝江
將至無以為乘厩人咸曰病頳駒大而不老可
秣飾焉他馬巳㷇痺狹（童曰㷇地名○㷇[illegible]邑切）無可當
吾刺史者於是衆牽駒上燥土大廡下（張曰廡堂下周
屋音武）薦之席縻之絲浴剔蚤鬋（孫曰禮記乘髦馬不蚤鬋蚤謂
除爪也鬋謂剪鬣也韓曰蚤音爪鬋子淺切莊子為天下之諸御不爪剪）刮惡除洟
（刮古刹切）坙以雕胡（孫曰莖斬芻也雕胡草名菰也○坙音徑）秣以香萁

童曰萁豆莖秼音末萁音基○錯貝鱗纕張曰纏馬腹帶音襄鏊金文羈絡以和鈴孫曰左氏錫鸞和鈴昭其聲也註和在衡鈴在旂纓以朱綏韓曰纓音嬰綏儒佳切纓也或膏其鬣音巤或翦其騅韓曰翦削也音磨平聲騅尻也音誰御夫盡飾然後敢持除道履石立之水涯音汻幢旟前羅韓曰說文幢旌旗屬周禮鳥隼爲旟○幢傳江切旟音與杠蓋後隨音曰杠旗竿音江千夫翼衛當道上馳抗音嵒臆音億震奮遨嬉遨音敖當是時君有知也豈不曰宜乎先生曰是則然矣叟將何以教我黧老進曰今先生來吾州亦工年韓曰公永貞元年十一月自邵州刺史貶永州司馬明年即改元元和留永既久至元和十年正月方召至京足軼疾風

張曰軼車相過注結切又音逸七鼻知膻香膻尸連切與羶同腹溢儒書口盈憲章包今統〻進退齊良然而一廢不復曾不若躄足涎顙之猶有濟也張曰涎口延切朽人不識敢以其惑顙資之先生先生笑且荅曰叟過矣彼之病病乎足與顙也吾之病病乎德也又彼之遭遭其無耳今朝廷洎四方豪傑林立謀猷川行聳談角智列坐争英披華發輝揮唱雷霆老者育德少者馳聲丱角羈貫童曰丱東髮也古患切排厠鱗征一位暫缺百事交并駢倚懸足駢蒲眠切曾不得逞不若是州之乏釋師大馬也而吾

以德病伏焉豈躄足涎顙之可望哉叟之言過昭昭矣無重吾罪於是黧老壯齒相視以喜且吁曰諭之矣拱揖而旋爲先生病焉

唐柳先生集卷之十五